

我們正在排話劇

主題：激發國人昂揚、歡欣、團結之愛國情操

舞台劇劇本佳作 林富娟



林富娟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生
廣東省梅縣人
省立蘭陽女中高中畢業
光啓社電視訓練班畢業
經歷/
宜蘭空軍子弟學校教員
光啓社劇本譯員
現職/家庭管理

作品/
如果三部曲（文建會民國七十二年度舞台劇
本第三名
大月亮（文建會民國七十三年度舞台劇本佳
作獎）
山戀（教育部民國七十四年度舞台劇本第
二獎）

劇情大綱

父母在抗戰末年流落海外謀生的華裔第二代青年王傑夫，回國升學攻讀中文。因同學李文介紹，獲識李文的表妹子愛梅，二人墜入情網。

于父是一位愛國藝人，畢生從事戲劇研究，早年在戰地服務軍旅，今則在藝校授課。經常率領學生參加勞軍公演，甚博愛國人士之好評。因識傑夫充滿愛國情懷，且品學兼優，對愛女與傑夫交往遂甚表贊同，並有意論及嫁娶。

傑夫因愛好戲劇，在藝校選修編劇，便在于父的指導下開始執筆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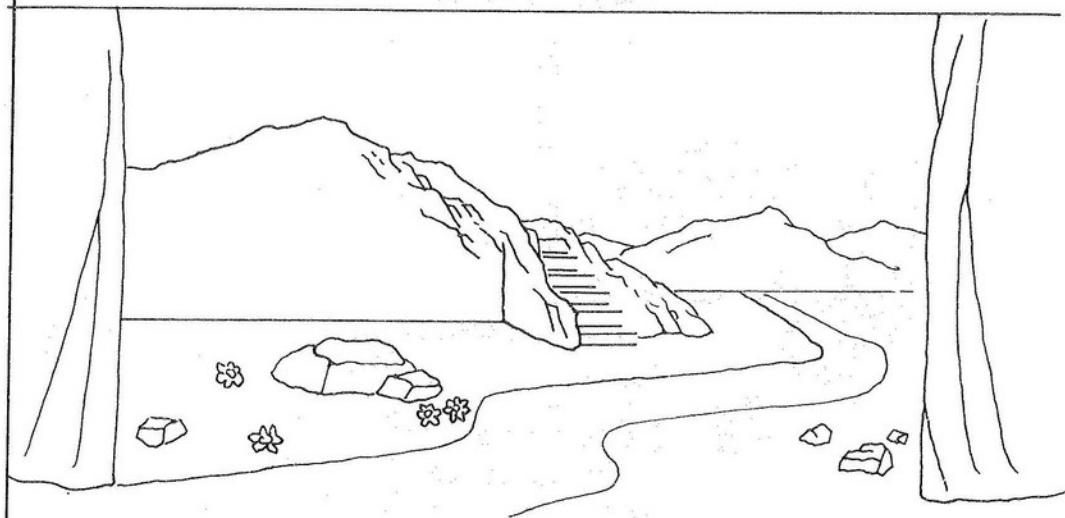
傑夫有弟傑米。亦偕女友美國少女蘇茜在台留學，二人出雙入對，被保守的于氏夫婦及藝校同學誤認傑夫移情別戀。引起一場不小的風波。

其後雖經解釋明白，但愛梅亦不願離開疼愛她的父母，遠嫁美國。所幸傑夫有意在台久居，並打算接父母返國「落葉歸根」，有情人終成眷屬。

傑夫所習作之英文劇「旅館套房」，由愛梅與傑夫登台主演，為「明天會更好」之台灣前途，寫下一頁註腳。而，熱愛傑米的蘇茜，亦表示願做一位中國媳婦。於是為證駕盟，兩對新人於元旦日齊集總統府前參加升旗典禮；誓為中國而奮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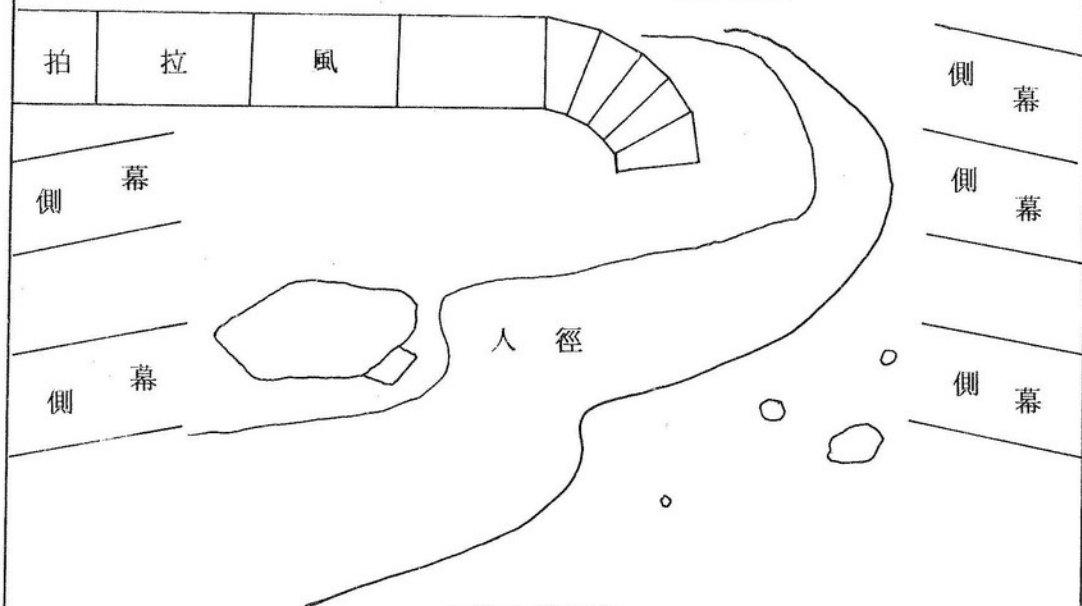
舞台平面圖

序幕使用
第一景山坡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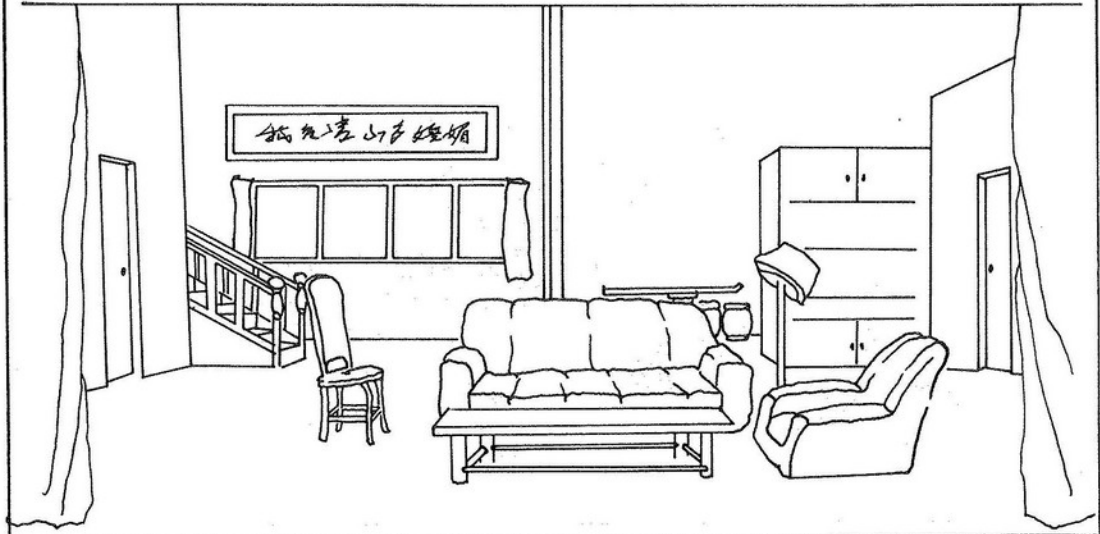
天幕

遠山景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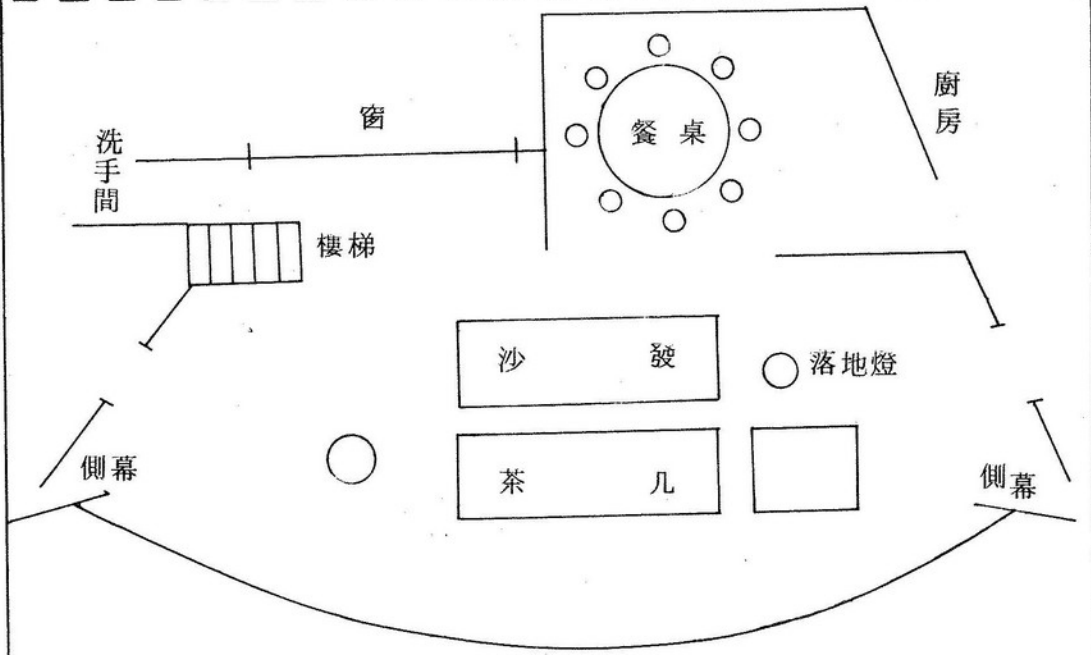


(第一、二、三幕使用)

第二景：于家客廳與餐室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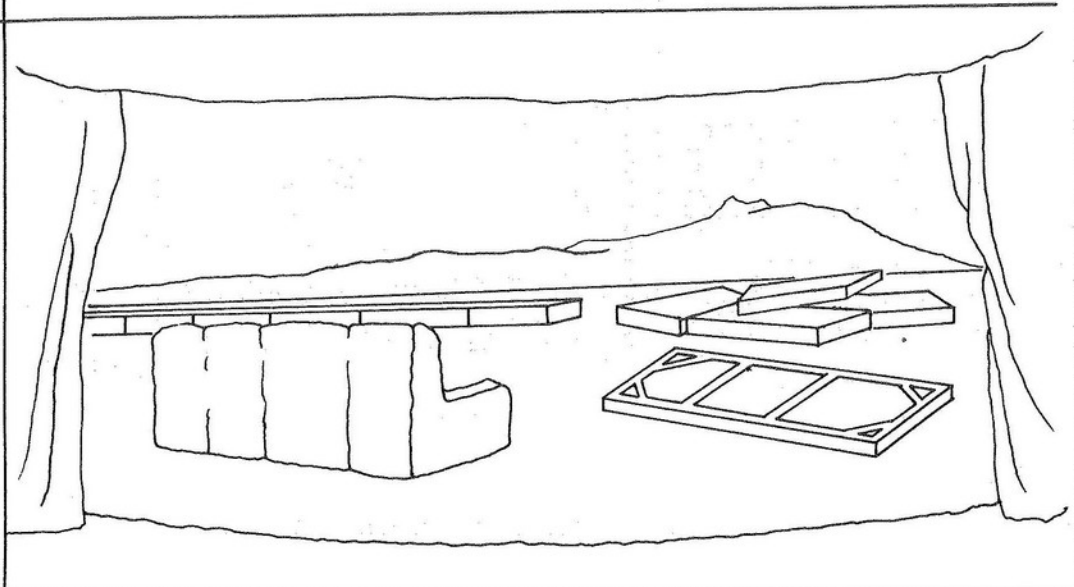
天幕



上圖之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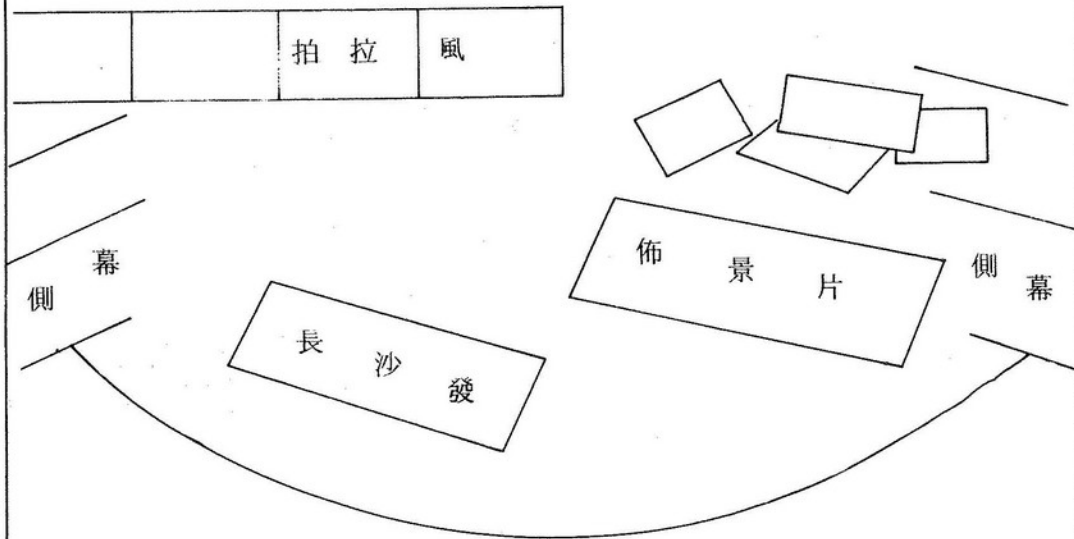
(第四幕使用)

第三景：“未搭景的舞台”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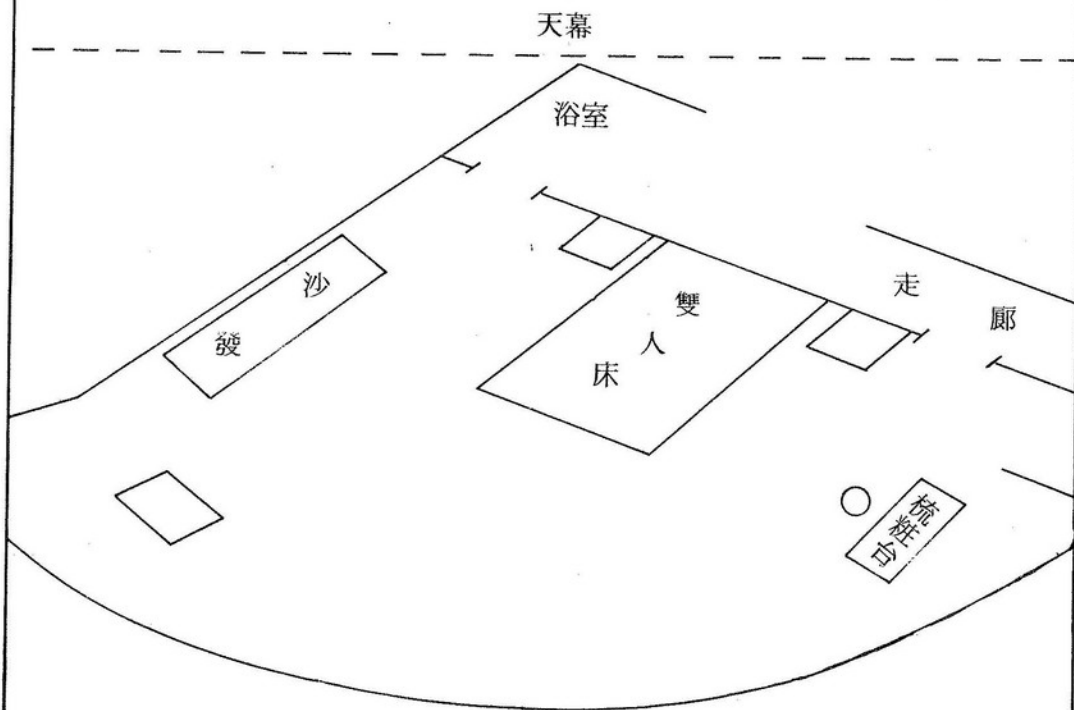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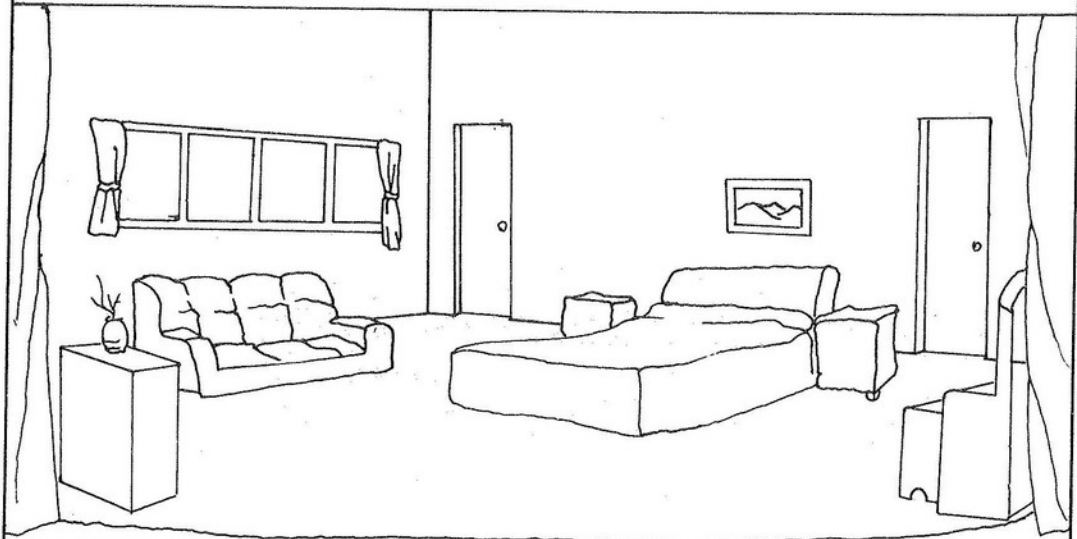
天幕

遠山景片



上圖之平面圖

第四景：旅館套房透視圖



上圖之平面圖

時間

台北

地點

現代

人物

于德富：五十餘歲，一位愛國藝人，在藝校任教。

于妻：他的妻，四十餘歲，微胖，和氣的婦人。

于愛梅：他們的獨女，二十一歲。

王傑夫：在台攻讀之美籍華裔青年，二十二歲。

李文：于德富的外甥，二十二歲。

范台生：戲劇系學生，微胖。

杜台生：戲劇系學生，瘦削。

陳小玫：戲劇系學生，善唱歌。

張瑪麗：戲劇系學生。

羅勃：美國青年，留華學生。

于戊：五十餘歲，于德富當年服務前線之戰友。

其他：戲劇系學生，暨于戊的小孫（小豪），王傑夫之弟傑米及其女友蘇苗（美國少女），賣菜婦，三位小學生等。

序幕

景：舞台先是一只空盒子，什麼也沒有。設計者祇在天幕前，用麻袋鋪了一條長長的土堆，算是在那遠方地平線上的山脈。同時也遮住了燈槽的穿幫。另外，在台前安置著短梯，可供上下台之用者。

幕啓，整個台是灰黯的。幾秒鐘後突然閃過一道電光，一聲強勁無比的霹靂，幾乎劈到台下的觀眾席來。天幕上，砲彈的風暴立刻在整個台的大原野上呼嘯而過，地動山搖間，國軍健兒的身影，手持兵器不斷地匍匐過場。

後台衆聲唱戰歌（低沉雄壯的）：

砲彈在太空飛嘯，
火光把山岳照亮，
大地一陣顫搖，
鮮血染在沙原上，
我們是中華健兒，
為保衛列祖列宗的疆土戰鬥，
侵略者從那裡來，
我們就把他們那裡埋葬。

這情景約持續五分鐘後隱沒。舞台轉明，現出一塊綠草如茵的山坡地，砲聲在遠方尚隱約可聞。（註：此景的變化，係由扮演國軍健兒的舞台工作人員在黑暗中完成。）

有兩位人扮的羊兒，在山地下來往走動，不時「咩咩」地叫著。

張瑪麗著紅色花褲襖，坐在石塊上正在低頭縫製衣裳，在她的脚下有一些可愛的小野花開著，彷彿陣雨剛過，它們都是泰戈爾詩裡從地下學校衝出來的花孩子，在那兒嬉戲。

前方阡陌如織，淡紫色的遠山只三兩揮毫而已，遠遠被渲染在潤濕的天幕上，簡直是水彩名家的神來之筆。台的兩側均被帷幕掩著，自然都可以上、下人，但有一條「人走出來的」小路，却在明媚的朝陽下，向台右的後方蜿蜒而去。

不一會兒，打扮成小村姑的陳小玫上。她提著菜籃，在純樸中有著一點兒調皮相，唱「柳條長」（歌聲甜美

柳條兒細，柳條兒長，

姐在山坡底下放綿羊；

羊兒低頭吃青草，

姐兒低頭縫衣裳。

姐縫衣裳為誰忙，

丈夫要去上前方；
穿了衣裳溫又暖，
勇氣百倍上戰場。
姐縫衣裳為誰忙，
丈夫要去上前方；
穿了衣裳溫又暖，
勇氣百倍上戰場。
上戰場我士氣旺，
士氣旺，敵難當，
敵難當我打勝仗；
打勝仗，滅匪黨，
奏凱高歌回故鄉，
山坡底下大家一同來放羊。

（歌畢，一位由學生擔任的戲劇指導，從觀眾席立起，直奔上台來，向演村姑的陳小玫解說。）
導：不對。妳現在是一個村姑，不是都市小姐或女學生，妳知道嗎？而且，演員也不應該做戲，要的是反應。妳一上來，看見姐姐在給丈夫縫衣服，就沒有把做妹妹的心理刻劃出來。

（陳小玫又做了一次表情和動作）

導：（仍然搖頭）還是不夠，演員創造角色的出發點，必須是由內而外的體驗……
（一位扮羊的演員站了起來）

男生甲：（插嘴）喂，姑奶奶，努點力好不好？

小玫：（回頭，頗不悅的）要你管。

男生甲：我們在這兒蹲了老半天，可不好受啊！

男生乙：（也站起來附和）是啊……（却在注視男演甲的嘴巴在嚼著）

（這時，戲劇指導讓陳小玫看劇本，暫時沉默著。）

男生乙：（問）喂，你在吃什麼？

甲生甲：（答）黑豆。

男生乙：黑豆？不是啦，是真的羊屎，你別弄錯嘍！

男生甲：（一驚）什麼？（立刻取出放到鼻孔嗅嗅，懷疑起來）怪不得呢，我說味道怎麼這麼怪。

男生乙：（幸災樂禍的）幸虧我沒吃。

男生甲：（氣）這一定是管道具的小黃整我們冤枉。（男演丙走上）

男生甲：喂！小黃，這一次是你管小道具嗎？

男生丙：是啊！

男生乙：你來得正好。

男生丙：（訝）什麼事？

男生甲：你怎麼把真的羊屎放在台上了？

男生丙：這不能怪我，戲劇指導說我做羊屎不像，所以我才用真的放在台上。（明白被責問的原因）誰叫你青草不吃，吃羊屎呢！

男生甲：（語塞，大翻其胃嘔吐起來）啊，哦……（台上燈光突然熄滅）

有人叫起來：（問）是誰在碰電閘板？是燈光管理嗎？

聲：沒有人碰電閘板，告訴戲劇指導，是停電，這一帶的火全熄了。

導：（在黑暗中）真是糟糕，（大聲）那麼收工吧！明天再排。

（立刻引起一陣歡呼和喜悅的怪哨聲）

聲：（此起彼落，互相招呼）收工嘍，收工嘍！

（衆影分別摸黑走下）

（衆全走下後，約半分鐘光景，台上的燈光又亮起來。范台生隨即從後台奔上。他略胖，在學生制服上套著草綠色的尼龍夾克，臉上流露著熱心與和氣。）

范：（向台側大叫）戲劇指導，燈來嘍……

（緊接著杜台生也從後台奔上。他人比范瘦削，有一股精明的味道，在學生制服上穿的是淺褐色的短大衣。）

杜：（攔阻范）小子，你討什麼好。戲劇指導說，燈亮了也不排嘍。

范：這麼早收工，一頭鑽進宿舍真無聊。

杜：我帶你到于教授家去吃晚飯，他有位女兒也是讀戲劇的，長得好美麗。

范：你在想好事麼？

杜：（憧憬）如果像古時候那樣，她拋繡球，我一定拼命去搶……

范：（老實話）搶得到嗎？

杜：老兄，別洩我的氣好不好？大丈夫總要立大志。
范：（調侃）立志搶繡球。

歌聲：（七零八落的）
（杜一拳向范揍去，被范接著，二人拉扯著唱著走下。）

士氣旺，我打勝仗，
打勝仗，敵難當，
奏凱高歌回故鄉，
山坡底下我們一同去牧羊。

（歌聲遠去時——）

有人：（在幕後大聲的罵）什麼人在雞毛子亂叫啊！
幕落。

第一幕 第一場

景：是于教授家的客廳和餐室。客廳較寬暢，接近著我們（觀眾席）；餐室則被劃分在右後的後方。客廳的粉牆是玫瑰色的，頗為符合了本劇羅曼蒂克的喜劇情調；而餐室則被粉刷成蘋果綠，使人有潔淨清新的感覺。

上場門設在左邊上；右邊是于氏夫妻的臥房。

和餐室毗連的隔間是廚房，却被放置飾盤飾碟的壁櫥遮掩著。有一張長沙發和一張單人沙發，就安放在壁櫥前面的強區，供演員演主戲來用。長沙發旁邊還有一盞落地燈；電話也在那兒的茶几上。

正對面靠左則是一扇敞亮的大窗，窗上有一塊宣紙橫匾，寫的是「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是」。從這裡可以看見美麗的風景；但，現在是夜晚了，因此只有幾顆星星閃耀在藍色的天幕上。樓梯看似傍窗而設，但在梯窗之間，却有一條通道，是通向洗手間的。樓梯之旁，還有一張高背的法國椅，背朝著上場門安放在那裡。

時間緊接序幕。

幕啓，于教授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看報紙。年約五十餘歲，留著藝術短鬚的他，著家居的深色中式絲絨便裝。雖然兩鬢已白，但神采奕奕，非常瀟灑。他是抗戰時期自學成功的流亡學生，十分愛國；早年曾在戰地服務，現任藝術專的戲劇教師。因為從報紙上看見了好笑的笑話，便不覺哈哈笑了起來。把正從餐室走出來的他的老妻看得一怔。

于妻是一位笑口常開，很體貼別人的婦人，年約四十餘，微胖。有一顆酒渦嵌在她的臉頰上，頗像當年紅極

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自然她是比不上胡蝶好看的，但也不難看哩。據說當年也曾在劇團裡演過女主角，如今却是洗淨鉛華做家庭主婦了，但于教授寫有得意的劇本時，她也會上場客串一角過過戲癮。現在她穿著一襲色呢絨洋裝，著半高跟，頭髮燙過，臉上薄施脂粉，予人端莊親切之感，等于笑完之後，便走到于的身邊——

于妻：（問）報上有什麼好笑的消息麼？看你笑得這個樣子？

于：（解釋）報上登的這個笑話真有意思。它說：（唸）漂亮的小姐拋繡球，台下搶起來，就像打橄欖球。如果不漂亮的小姐拋繡球，台下就會像玩躲避球。（問）噢，愛梅呢？我的漂亮女兒呢？哼，如果她拋繡球的話，我看哪！

于妻：你看什麼？

于：台下一定會搶得頭破血流呢？

于妻：（撇嘴）全台灣這麼多的人家，那一家生的女兒不是漂漂亮亮的。

于：我們的愛梅就是不同，氣質高雅。

于妻：你總是喜歡辯自己的女兒來燒包，看你將來替她找一個什麼樣的女婿吧。（雖然是責問的口吻，內心却也是高興的）

于：第一自然是要愛國的，第二當然也要身體好，和有學問。（忽然想起）喂，妳看阿文的同學，王傑夫怎麼樣？

于妻：（略頓）你也看上王傑夫啦？

于：是啊，我覺得他人品很不錯。

（這時，于愛梅正從廚房走出來，在他們身後的餐室飯桌上擺碗筷。她的確是一位很好看的少女。誠如她父親所說的，具有出色的高雅氣質。我們如果用花來比喻各種的女孩，她就好像是一株潔白的、含著淡淡清香的水仙花兒。她那將清湯掛麵略略留長，稍事一點修飾的髮型，配著秀眉和一雙大眼的美麗臉龐上，雖然已經二十一歲的年紀，但却依然帶著可愛的稚氣。最使人羨慕的是她的身材修長和嬌好的體態，在蕾絲花邊的襯衫外，套了一件紅底白花的綉花毛衣，短裙、長褲，從賢淑中更顯有一種少女的帥氣和瀟灑。因為聽見父母在談王傑夫，亭亭玉立的她，臉上立刻泛起紅暈，連動作也慢了，彷彿搭訕著在注意聽她們談什麼？）

于：（繼續著）你也看上王傑夫啦？

于妻：（萬事總是隨和著丈夫）是啊！我也覺得他人品蠻好。

于：（覺得妻子跟自己的意見很相合，不由充滿感激之情，點了點頭）就是不知道，他對我們愛梅的印象怎麼樣？

于妻：（想起）有一次，阿文偷偷跟我說，王傑夫好喜歡愛梅。

于：真的？

于妻：可是我和你一樣，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呢？

于：（却是滿意的）我們老花眼啦。因為他們常用英文交談，所以我們都聽不懂。（也是懂憬的）可是他完全不像是一個美國孩子……

于妻：（問）他在你們藝專的夜間部選修什麼課程？

于：李教授的編劇學，和我的「觀眾心理」。

于妻：哎喲，像他這樣，白天讀師大，晚間上藝專，台北、板橋兩頭跑，不會累壞麼？

于：（沒有回答，突然冒出來，好像獨白似地）原來他是「愛在心裡口難開」……

于妻：你在胡說什麼？別老不正經的。

于：我又沒對別人說，我只是說給自己聽。愛梅，

（發現父親已經察覺自己在餐室裡，連忙害羞地低了頭，走向廚房的于愛梅，突然在後台叫起來——）

梅聲：媽，湯開嘍。

于妻：（連忙）噢，我來了。（奔入廚房，下）

（這時，茶几上的電話響起鈴聲）

于：（接起）喂，噢，你是小玫嗎？我叫愛梅來聽電話，（大聲）愛梅。

梅聲：（在廚房）噢。（帶著笑容，立刻從廚房奔上）爸，是我的電話嗎？

于：是小玫打來的。

梅：（接起）小玫，什麼？你在樓下，幹嘛不上來呢？

于：（皺眉）這個小女孩，叫她上來吃晚飯。

梅：（對著話筒）我爸爸要妳上來吃晚飯。妳有什麼重要的事想跟我談？（頓）噢，好吧，我就下來。（對于

于：（點頭）好吧。真是彗扭。

（梅開門下時，門鈴忽然響起，范台生和杜台生立在上場門口）

杜：（謙沖的）教授在家嗎？

梅：在。請裡面坐。（下）

杜：（同時）老師。

于：（覺得意外，但却是很高興的）啊，你們兩個來得正好，我正有事要問你們。

杜
：（同時）是。

（于妻上）

杜
：（同時）師母。

于妻：（問）吃過飯了嗎？

范：我們……（誠實地嚥了嚥口水）

杜：（連忙接口）還沒有吃，就是想到師母這兒來吃飯的。

于妻：正好，我今天燒了一隻雞。不過要等一會兒。

范：（笑著）不要緊，等久一點也沒關係。

于：（問妻）是要我去拿那瓶葡萄酒嗎？

于妻：我去拿好了。你陪兩位同學說一會兒話。（走上樓梯，下）

于：（問）聽說這幾天排戲，你們有了諸多的爭執？

杜：（很想表現一番）不是爭執，是爭論。

于：你們爭論的是什麼呢？

杜：我們在爭論，做為一個第一自我的演員，不能完全演成第二自我的角色。

于：你們以為呢？（完全是一副學術研討的派頭）

杜：我以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因為演員是一個社會人，而角色也是一個社會人，把這兩個不同人格的社會人合而為一，所產生的一定是第三種人格的社會人。

于：可是，你們不能把第一自我的成份儘量減少，使第二自我的成份增多呢？

范：（因豁然貫通而大聲）我明白了。老師，您的意思是要我們，除了多研究角色的出身外，不要為說話而說話，為動作而動作，而是要為角色的目的而說話，而動作。

于：（點頭讚許）對嘍。演技的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演員要把角色演成角色。

（杜台生顯得頗不高興）

于：（看見于妻自樓梯空手走下）沒有找到麼？

于妻：你放到哪裡去了？

于：我去拿吧。（立起，走上樓梯，下）

杜：（趁機衝著范，低聲而極端不悅的）喂，你應該明白，你是來做什麼的？

范：（很誠實）電燈泡。

于妻：（站在一旁，不明所以）我這電燈泡是才換的，怎麼？有問題嗎？

范：不是，師母。

于妻：你們不是說落地燈麼？一點也沒錯，是才換的，否則不會那麼亮。

（于愛梅突然推門領陳小玫上）

梅：媽，小玫來了。

小玫：師母。

（陳小玫已經改穿了學生制服，外罩一件麻花套頭毛衣，是深藍色的，胸前綉著一排英文藝術字體。走上來時，神情有點悒悒。）

于妻：（笑著）歡迎，歡迎。（立刻）妳們都到廚房來幫我一個忙。

（於是于妻領二女走入廚房，下）

（于持葡萄酒自樓梯走下，放在餐室的桌上，然後再走到沙發來坐下。）

于：（問）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杜：（討好的）請問老師，什麼時候來看我們彩排？

于：（顯得興奮的）當然是越快越好，我在等候你們劇團負責人的通知。元旦快到了，春節近在眼前。

杜：（故意表現對社團的熱心）我們是決定要去參加春節勞軍麼？那真是太好了。

于：是的。

杜：可是聽說有人不願意去前線，這真是最要不得的想法。

于：（一怔）哦？是誰？

范：好像是……

（于愛梅上）

梅：爸，小玫今天來是想請求你，能不能讓她下一次再演？

于：為什麼？（立刻）是不想去勞軍麼？

梅：（點頭）因為她奶奶要她回鄉下去過年。

于：（沉吟）妳請她出來一下。

梅：（走到餐室門口）小玫，我爸請妳。

小玫：（上）老師。（就立在餐室門口）

于：（招呼）小玫，妳過來。

(衆皆一齊望著于，不知他要怎樣)

(小玫走到于的身旁，于牽起了她的手)

于：(像父親似地)這半個月來，排戲太累了，是嗎？還是受了什麼閒話的困擾？(彷彿又有所憬悟)戲劇指導如果太嚴厲，他是為戲好，妳要原諒他的求好心切才是……

小玫：沒有，老師，什麼都沒有……

于：那就好。(忽地)我好久都沒有聽妳唱歌了，學校裡的老師們經常在稱讚妳的歌聲甜美。

(衆顯得莫明其妙)

小玫：謝謝老師們的誇獎。

于：我很想聽妳常唱的那首「國家」，不知妳願不願意唱給我聽聽。

小玫：是現在嗎？

于：(點頭)現在。可以嗎？

小玫：好。(唱)

沒有國那裡還有家，

是千古留傳的話，

多少歷史的教訓，

證明失去國家多可怕。

炎黃子孫用血和汗，

把民族的根紮下。

多少烈士獻出生命，

培育出自由花，

國家，國家，

我愛的大中華，

四海之內的中國人，

要摒棄一切私見，

永遠在青天白日下，

.....

(氣氛立刻不同，衆人表情由嚴肅轉為感動)

(陳小玫突然兩目濡著淚光，聲音嘶啞，再也唱不下去，跪在子于的脚前哭了起來)

(這時的于端坐不動，用一種父性的慈愛撫摸著玫的秀髮)

于：小玫，寫封信給奶奶吧，把你現在的心情告訴她老人家。

小玫：(俯在子于的膝上點頭)我知道，我會，老師。

(于妻上，立在餐室門口一時傻住)

范：(向杜)給你擦眼淚。(掏出的却是一隻臭襪子)

杜：(低聲罵)你給我什麼？

范：(察覺)啊，對不起。(連忙收了回去)

(這時，李文突然推門上)

李：舅舅，舅媽，王傑夫來了嗎？

(他著深咖啡色的夾克、西裝褲。二十來歲，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令人有價值非凡之感，因為熱心的

關係，臉上顯得很著急)

于：(也關心起來)還沒有來，我們正在等他呢。

李：(訝的)這就奇怪了。他還打電話到宿舍催我快一點，在電話裡，他明明說是已經到了的。

(于愛梅連忙附于耳後說了一番話)

于：哦，(對李)你表妹說看見他在二樓。他去你們于伯伯家幹什麼？

李：(訝的)真的？這是怎麼回事？(轉身奔下)

于妻：(問)愛梅，妳沒有看錯嗎？

梅：(羞赧的)的確是他，他在樓梯上還和我打招呼，小玫也看見的。

于：哦？妳為什麼不請他上來？

(于愛梅臉更紅了，沒有回答)

(一會兒，李文偕王傑夫上。王傑夫穿一身畢挺的深色西裝，顯然是有備而來參加晚宴的他，臉紅著。尤其

是瞥見于愛梅正在有意無意地望他時，更個促不安起來。他的身材標準，有一張誠實的面孔，目光和藹，無論對

任何人的態度，都很謙遜有禮的樣子，大約二十來歲，正是英俊有為的年紀)

李：(笑著說)他在二樓于伯伯那裡，已經吃到一半了。

于妻：(問)王少爺，認識二樓的于伯伯嗎？

李：(代答)他不認識，是走錯地方了。因為都姓于，所以把于伯伯也搞糊塗了。他就是那種「大狗走大洞

，小狗走小洞」的人物。

(衆笑起來)

于妻：這也難怪，從來沒來過嘛。只是在學校見到你老師和愛梅，是嗎？連常來的郵差都弄錯過。

(王顯得很不好意思)

王：(點頭)因為那位于伯，一見到我就拉著我談戲劇的緣故，而且又在樓梯上遇見大小姐。雖然後來越覺越不對，但又不敢問……

于妻：那位于伯伯，也是我們劇團的一份子。

于：(附和)他和我三十年的好友。

于妻：阿文，招待王少爺坐呀，你們先坐一下，我和愛梅、小玫去把菜端出來……

(于妻、愛梅、小玫走下時，于也立起來——)

于：(招呼)我們乾脆飯廳裡坐吧。

(於是于走在前，李文、王傑夫跟在後。范台生突然把杜台生拉到台口)

范：哈，完蛋了，你的情敵來了。

杜：(大為不悅)你又胡說什麼？

(因為二人聲音頗大，把于和李文、王傑夫都引得回頭向他們一齊看來，看得二人窘在那裡)

(幸虧——)

于成：(帶著小豪，突然走上)其實在我那裡吃也是一樣的呀，一筆寫不出兩個于字，再說人不親土還親。

(他穿的是厚呢的西裝，人不高，禿頭上只有少許的毛蓋著，一看便知是在中國北方生長的漢子，聲音洪亮，大概喝了一點酒，顯得紅光滿面的)

于：(也笑著)于哥，那你就也來一起吃嘍。

于成：我已經吃飽嘍。

(于成牽著的小豪叫起來)

小豪：于爺爺，我們今天的菜好好吃！

于妻：(正端菜走上)啊，小豪、于爺爺這裡也有好吃的菜。快來這裡吃吧。

(于小豪抱著于成的腿搖頭)

(放好菜的于妻、愛梅、小玫都走出來抱小豪)

(其餘衆人望著笑著，一團親熱與和氣——)

(須臾，只留下于成和小豪在客廳。于教授、于妻、李文、王傑夫、于愛梅、陳小玫都一起走向餐室，范台

生和杜台生走在最後)

范：(低聲)你知道他是一位老外嗎？

杜：(不信的)什麼？他是老外？像他這種黑頭髮、黃皮膚的人是老外，那我什麼呢？

范：你是老中。

(因為于成在看他們，二人連忙也跟著走進餐室)

(于成帶著小豪坐在沙發上燃起煙來)

(餐室裡——)

于：(風趣地介紹)今天大家多吃一點，我太太節食了半輩子，現在終於決定做個快樂的胖子。

(衆笑)

(笑聲揚溢時，于成回頭望他們)

(舞台前區的燈光轉暗)

幕落。

第一幕 第二場

景：同第一場。幕啓——

距晚餐開始約半小時，晚餐接近尾聲，餐桌上依然氣氛熱鬧，于妻又端了一碗甜湯上來，于則多方讓著要容人努力加餐飯。只是前區的客廳無人，在上一場落幕時坐在沙發上的于成和小豪也已離去。

不一會兒，范台生和杜台生在餐桌上向于及于妻道了謝後一齊走出來。

范：(一邊安慰的)你不要難過。

(杜台生向范台生白了一眼，沒有說話，但是旋又——)

杜：你真是個多嘴的臭小子。

范：我不過鼓勵你不要氣餒，事情尚有可為，又沒有說什麼？

杜：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種討厭的人，我真希望你和你絕交。(說完，便走向洗手間去)

范：你是去小便嗎？

(杜未答，由甬道下)

(王傑夫由餐室走出來)

范：(忍不住的) Do you speak English?

王：：（用流暢的英語）Ya, Ya, what you want ?

范：：Nothing, nothing.

（啞場）

杜：：（又走上）你在幹什麼？

范：：我在考他的英語；好像說得還不壞。（於是繼續）Do you like Taiwan ?

王：：Oh, yes, very much .

范：：That's good.

王：：（訝）What you mean ?

范：：I mean you are a Chinese.

王：：Thank you.

（正說時，于德富和李文也自餐室走出來）

于：：阿文，你是說，傑夫也想參加我們的勞軍表演麼？

李：：是的，舅舅。

于：：我們是竭誠歡迎。

李：：舅舅，你看他的外形，能演什麼角色？

于：：自然是小生嘍，讓我考慮考慮看，還得先從審查劇本開始，看看什麼性格的角色適合他。

李：：是。

（看見于走出來，王傑夫、范台生、杜台生都站起）

于：：請坐，請坐，大家別客氣。

（于成又上）

于：：（問）小豪呢？

于成：：我抱下樓去，讓我媳婦哄他睡覺了。

（于妻和于愛梅、陳小玫又端水菓上。於是主客又謙讓一番後，大家津津有味地吃著）

于：：（邊吃邊談，向王）真沒想到令尊和令堂這麼愛國（顯得很感動的樣子）。

王：：是的。家父和家母看見在美國有很多中國人的家庭，女兒跟黑人同居，大兒子娶意大利人，小兒子娶法

國人，難得一家團聚時，竟是一個小小的聯合國，祖父母和媳婦、孫子的語言不通。心裡便很不舒服，

他們都不喜歡這種聯合國。

于：：誰喜歡呢？我們要是喜歡，也不會退出來了。想當初，聯合國還是我們創辦的。

于成：（插口）所以就叫你到台灣來讀書。那麼，有沒有叫你到台灣來結婚的意思呢？

王：（臉紅著）有這個意思。

于成：（問）你已經有了女朋友嗎？

王：女朋友？

李：于伯伯說的女朋友是指將來預備做太太的那個。

王：（臉更紅了）噢，還沒有。

于妻：（于愛梅顯然有著羞意，拉著陳小玫暗場下，躲到樓上去了，臨走時，還和于妻耳語了一番，于妻點著頭）（追問著）王少爺，你真的是沒有女朋友嗎？

王：師母，真的是沒有。

范：（向杜）你聽，他是有備而來的。

杜：（大聲叫的）我不要聽。

于：（訝問）你們不要聽什麼？

范：（只得）杜台生說，他不喜歡聽噪音。

于：是啊，誰也不喜歡聽噪音的。誰會喜歡聽噪音呢？你們看我這兒的環境有多清靜，早上聽鳥叫；秋天聽蟲鳴。即使在炎熱的夏季，仍然還是有「青草池塘獨聽蛙」的享受。

于妻：（附和）你們老師啊，是台灣什麼都好。鳥語花香，人傑地靈。

于：本來就是嘛，否則怎麼會稱為寶島？（又想起在寶島上生長的漂亮女兒）咦，愛梅呢？愛梅哪裡去了？

于妻：和小玫到樓上去打掃書房間，你不是說要請王少爺去看你寫的字麼？

于：噢，對了，不是你提起，我還忘了呢。走吧，（向眾）大家都來看看我寫的字。

于成：我不上去嘍。

于成：你……

于：一齊來指導指導。

于成：（調侃）誰敢指導你，除了于右老，在台灣就數你的字嘍。

（眾皆笑起來）

（于的笑聲特別亮）

于妻：（眾皆魚貫走上樓去。走在最後面的于，被不上樓的于妻攔著低聲問——）
于妻：愛梅爸，你看于大哥會不會介紹他的女兒給王傑夫呢？

于：（一怔）他的女兒？

于妻：他不是有個女兒在美國讀書麼，我很擔心他會近水樓台先得月。（多心的）你聽他剛才的問話。留著王傑夫在他家吃飯後，一直就在咱們家賴著不走。

于：不會吧……

于妻：（總是女人之心）哼，咱們可不防著一點。

于：這……（再也沒有說下去，只是怔了一怔，才轉身上樓）

（于妻一人在台上，頗為坐立不安的樣子）

（電話鈴響起來）

于妻：（接起）喂，噢，你是王少爺的弟弟嗎？請等一下。（她走到樓梯口）愛梅，愛梅。

梅聲：什麼事？媽？

于妻：妳跟王少爺說，有他的電話，是他弟弟打來的。

梅聲：（應）噢。

（于妻走入臥房時，王傑夫自樓梯匆匆下）

王：（接電話）是的，啊，傑米……什麼，蘇茜來了？噢，那太好了，你怎麼知道于教授的電話？（突又使

用英語）Hello, Susie, How are you? Your coming here surprise me. Did you see

Taiwan is a nice place? Mind if I join you? Okay, tomorrow, bye.（譯文：哈囉

，蘇茜，妳好嗎？妳的來臨使我驚喜，妳發現台灣是個好地方嗎？介意我的參加嗎？好，明天，再見）

（王傑夫掛斷電話走上樓去時，于妻又從臥室上，走入廚房去）

（一會兒，范台生和杜台生突然一前一後自樓梯下）

杜：（頗不以為然的）你拉我下來幹什麼？

范：咳，因為我怕看見你怒氣冲天，而失去理智，萬一做出什麼不禮貌的舉動，不是很丟人麼？

杜：哼，怎麼，有什麼不對？

范：（勸慰）不要生氣了，天涯何處無芳草，難道天底下就只有（放低聲）于愛梅一個女孩子值得你愛嗎？

（于妻自廚房端著一些冰淇淋上）

于妻：（招呼二人）你們請來吃冰淇淋。

范：謝謝。（取了兩支）

（于妻隨即走上樓去）

（范台生遞了一支給杜台生）

杜……（搖頭）你一個人吃吧。

范……（調侃）跟生氣的人在一起就有這個好處，可以多吃一份。（於是一個人吃起來）

杜……（想想，半獨白的）我才沒有生氣呢，當然我也犯不上這樣。

范……你想開了？

杜……

范……（發現杜在看他吃冰淇淋）有人說愛情很像吃冰淇淋……

（杜拉了拉高背椅想坐，但沒有即刻坐，却被范在無意中拉過去坐了）

（杜一屁股坐在地上）

杜……（大怒，爬起）你，真想和你幹上一架。（匆匆走下）

范……（喚）台生，台生兄……

（陳小玫自樓梯走下，她瞥見杜的背影）

小玫……（問）怎麼？杜台生走了嗎？

范……（回身）是的，他散步去了。

（陳小玫走入洗手間，下）

（范台生一時呆坐）

（陳小玫旋又走上）

范……（覺得很孤單）小玫。

小玫……什麼？

范……（搭訕的）我覺得妳好美呢。

小玫……我才不美呢，許多人都笑我皮膚黑，人又瘦。

范……黑皮膚是一種健美的小麥色，瘦是苗條，多少人去花錢減肥，想求還求不到。

小玫……謝謝你的讚美，（不覺用一種有情的聲調）胖哥，

范……（一驚）啊？

小玫……我覺得你也很英俊。

范……（不覺大喜）真的？……

（正說間——樓上的人都走下來，于和王傑夫走在前面。）

于……（邊下邊說）寫字最重要的是用筆，結構次要。其他如趣味、靈性、意境又次之。表現真是千變萬化；至於談到神韻，則半靠天成，半靠後天的培養。我喜歡蘇東坡的古拙，米襄陽的開朗，但却寫不出他們

的磅礴氣勢……

王：（洗耳恭聽）我不懂寫字，我老爸也不懂，他只會說，寫字先要求鐵劃金鈎，然後再講究龍飛鳳舞。怎樣才是龍飛？怎樣才是鳳舞呢？他不說還好，越說我是越糊塗。

（聽的人都笑起來，愛梅顯得很傾心的樣子）

王：（繼續）最後也不知道把誰從香港買了一本柳公權的玄秘塔要我臨摹……

（序幕中的戲劇指導，領羅勃和張瑪麗突然走上。羅勃是一位美國青年，著夾克西褲，金髮碧眼，皮膚白皙，留著一點小鬍，身材比張瑪麗略高，舉止沒有一般洋人的洋氣，或許是已經接受了中華文化陶冶的緣故吧。

張瑪麗則穿著米色的毛衣外套，前面是V領式的；裡面穿著帶領的運動衫，那米色的外套，在背上繡著一條團龍的圖案；一看便知她是一位喜歡表示與眾不同的少女。深色的窄褲一直攀到腳底，也是時下最流行的。只有秀髮還是挺守舊，長長地披在肩上。）

導：（介紹）老師，這是一位很喜愛戲劇的外國朋友，他願意擔任我們劇中的角色。

于：你是說，請他來演那位美國青年嗎？

導：是的。演那位前來幫助我們作戰的美國青年。

羅勃：我叫羅勃。教授，你好。（趨前與于握手）

于：（佩服的）你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嘛。

導：他是一位留華的學生，在美國就學過中文。

羅勃：謝謝，還要請多指教。我看過你們的劇本，我希望我能盡力演好，不使你們失望。

于：那就太感謝你了。

羅勃：不要客氣。

（因為他的國語不錯，全台人都表示很佩服的樣子）

羅勃：（建議）要不要我讀一段台詞試試看呢？

于：（欣然）好，好。

羅勃：（翻閱劇本）唸那一段呢？我還得把感情唸出來。

于：（點頭）隨你的便，長一點的比較可以發揮。

羅勃：（讀劇）世界上只有像你這麼才貌雙全，又愛國的女孩，才會被人愛慕和尊敬。你在戰場上更有一種難於言喻的吸引力，使我一直關心惦念著你的一切。哦，美麗的慧，我真盼望能和妳做個好伴侶，等到勝利來臨時，一同步上紅毯的另一端，結為神仙美眷。妳真是一位中國的安琪兒，現在正是春天，戰場邊上的野花盛開著，請容許我大胆地問妳一句，妳愛我嗎？愛願意做妳奴隸的詹姆士嗎？……

于妻：（終於忍不住）哎，我的天，這是誰寫的台詞？
于成：怎麼？不好嗎？

梅：是于伯伯寫的。

羅勃：（插口）好像是歌德的情書，也有雪萊的詩味。

于成：謝謝，你過獎了。

（衆笑著）

瑪麗：（介紹）羅勃，這位于伯伯就是在劇中演我爸爸的長輩。

羅勃：（趨前握手）久仰久仰，哦，不，我應該謝謝你，因為你願意做我的丈夫。

瑪麗：（改正他）噓，不對，是丈人，不是丈夫。

羅勃：噢，丈人，對不起，我說錯了。中國話實在太難，光是太太的父親，就有岳父，丈人，老丈人，泰山種種的說法，所以我常常弄錯。

于成：你說得很好。

羅勃：謝謝。（因為一時高興，竟上前去擁吻于成，把他的假鬚歪歪地粘在于成的嘴皮上）

（全台哄的一聲笑起來）

于成：（莫明其妙）你們笑什麼？親個嘴有什麼好笑的。

于：（問導）你替他化粧了？

導：（點頭）他喜歡化粧，他說化了粧才能入戲。

于：有他的道理。

羅勃：（發現自己的鬚子上了于成之嘴）噢，我的嘴毛沒有了。

瑪麗：（改正他）是鬚子。

（衆又笑起來）

羅勃：（漲紅了臉，大聲爭辯）長白山上抗暴的英雄才是鬚子……

幕落。

第二幕

景：同序幕，是一個空台。除了天幕、側幕掛著外，景片和拍拉風都零亂地散放著。台口靠著一塊斜斜的景片，釘著一片三夾板，上面用粉筆寫著「今晚戲劇系彩排獨幕劇：我又說錯了」的字樣。這塊景片在稍後搭景時

，便被取走。而台上的燈光祇是照亮而已。

幕啓後，先是有幾位工作人員在台上走動；不一會兒却又不見。時間是第一幕後某日的夜晚。王傑夫和于愛梅手牽著手走上，她們立在高臺的拍拉風上面，突然整個天幕被燈光打成亮麗的藍色和一天的繁星。

王：（讚賞的）啊，愛梅，妳快看，好美的夜景。

梅：（為之神往）我們就好像站在茱麗葉的陽台上一樣。

王：（有同感的）嗯。

梅：（隨即唸出）哦！來吧，柔和的黑夜，來吧，可愛的黑夜，把我的羅蜜歐給我，等他死了以後，你再把

他帶去，分散成無數的星星，把天空裝飾得如此美麗，使全世界都戀愛著黑夜，不再崇拜眩目的太陽：

王：（一時技癢）那我唸那一段呢？

梅：（想）你唸……

（正說時，星星隱沒，現出魚肚白色的晨曦，有兩位佈景人員抬著一大片窗景置於天幕之前）

王：（立刻）噓，輕聲，那窗子裡亮起來的是什麼光？那就是東方，茱麗葉就是太陽，起來吧，美麗的太陽

，趕走那妒忌的月亮……

（因為都感於對方的深情和知心，不覺相視笑著）

王：今天妳累嗎？

梅：不累……

（又一位工作人員走上）

茱：（大聲叫著）搭景嘍。

（于妻突然走上）

梅：（迎上去）媽。

王：師母。

梅：（問）您是來排戲麼？

于妻：（點頭）是的。妳們怎麼在這兒？不是說到陽明山去玩了嗎？

梅：剛剛回來。媽。

于妻：什麼事？

梅：告訴您一個好消息，傑夫在申請領身份證了。

于妻：那太好了，傑夫，恭喜你要做真正的中國人了。你老師這兩天一直在問這件事。

梅：（問）爸爸呢？

于妻：也剛到。正在台下呢。

（于德富和幾位學生正走到觀眾席上坐下來）

梅：（大叫）爸爸。（拖著王傑夫自台前的短梯走下）

于：（愉快地問）傑夫，我請你寫的英文劇本，有在寫嗎？

王：正在構思中。

于：（點頭，囑咐）要多打腹稿。懷胎不足月的孩子，生下來是不會強壯的。

王：是。

（于妻立在台上望了望他們父女，才走向後台去）

（台上頓時起了一陣忙碌，佈景搭起來，道具也搬上來，顯然這堂景是照于客廳和餐室的式樣設計，而且可以說是完全一樣）

（佈景剛剛搭好，杜台生和范台生便走上）

杜：（怒容滿面的）你胡說什麼？

范：我並沒有說什麼呀。

杜：你還不承認，如果你沒有說我什麼，為什麼她會不理我了。

范：我只問了一句「你們同姓能結婚嗎？」如此而已。

杜：（大氣）咳，咳，咳。

于妻：（探頭上）什麼事？你們在吵什麼？

范：（鞠躬）伯母。

杜：哦，媽……（作傷心狀）

于妻：（訝）孩子，你怎麼啦？是誰欺負了你？

范：英俊兄在擔心會失戀……

于妻：（安慰的）失戀？怎麼會呢？像你這麼漂亮的男孩，如果失戀的話，那天下的女孩都是有眼無珠了。在媽的眼睛裡，你的英俊是沒有人能比得上的。

范：不錯，癩痢頭的兒子也是自己的好。

于妻：（頗為不悅）那倒不見得。朱少爺，你說這句話我就很不服氣。人必須是真好，才會有人稱讚。我從來就沒有聽見令堂大人讚美過你一次。（強調的）她有嗎？

范：那是我媽嘴太笨，她不像伯母這麼會說話。

于妻：過獎過獎。

范：我沒有過獎您，您是我們這兒的名嘴，是誰都知道的。

于妻：（氣）什麼？你這不是在損我麼？

范：（著急）不，絕不是，我怎麼敢。伯母，您想到哪兒去了，咳，怪不得，剛才英俊兄就誤會了我，這真是言之無心，聽之有意了。我說的全是真話啊……

于妻：希望你沒有其他的意思。

范：這叫我怎麼來解釋才好。從現在起，我真想閉起嘴來，不想再說話了，免得得罪人。

杜：那倒也不必。做人只要真的是坦白、直率，到處都會受歡迎的。

范：英俊兄，你不怪我了麼？我好高興。

于妻：（也欣然的）我去煮咖啡、拿點心給你們吃。（下）

杜：我也上樓去寫封信給我的她，拜托你給我帶去，寶貝兄，一切靠你嘍。

范：你可不要抱太大希望。

杜：我也知道愛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總要試試呀。（悻悻然走上樓去）

范：好吧，那你就試吧。

（茶几上的電話鈴響起）

范：（接起）喂，（獨白的）噢，原來是電信局打來催電話費的……

（陳小玫打扮的楊嫂上。其他人都沒有化粧，只有她，因為太年輕的緣故，穿了一件中年婦女的短褂，又隨便戴著一頂梳髻的頭套）

范：（不覺一驚）怎麼是你，小玫？

小玫：演楊嫂的請假，我來客串。

范：哦……我覺得妳演這種老來騷的角色，還真像呢。

小玫：（極不悅）啊，朱少爺，你在這兒呀，馬太太呢？

范：在廚房燒咖啡。

小玫：（嗅了一嗅）唔，好香。

范：不一定，要吃了才知道。（問）妳找她有事嗎？

小玫：（有點忸怩）還不是想來提親。

范：妳怎麼一天到晚在兜這種生意？妳開了婚姻介紹所嗎？

小玫：（叫起）為了我女兒。女大不中留，今年已經二十八啦。

范：噢，原來如此，對不起。

小 玫：不要緊，我說話常常也有這種過於率直的缺點。（說完，一直打量房屋的擺設，然後又趨近范，低聲地問）你知道馬家有錢嗎？

范：（搖頭）沒有。如果你想替妳小姐找個富有的人家，這家人並不是妳的理想。我這樣園莽地潑妳涼水，妳不會生氣吧？

小 玫：不會的。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就希望能聽到毫無掩飾的高見，倘若糊里糊塗的讓生米煮成熟飯，那才遺憾無窮哪。你說你說，你是怎麼知道的？

范：剛剛我才接到電信局的錄音電話，他們連上個月的電話費還沒繳，從這點看起來，妳就可以知道他們家的財務狀況了。

小 玫：哦……：幸虧你的指點，如果我不明就裡地開了口，豈不叫親戚們笑掉了大牙，提親提到窮人家來了，謝謝，謝謝，真是老天保佑。（像逃瘟疫似地逃下）

于 妻：（上）剛才誰來了？

范：是隔壁的楊嫂，妳聽見了嗎？

于 妻：是的，你們好像談得很投機？

范：她是來替女兒向英俊兄求婚的。

于 妻：（蠻高興的）是嘛。我就知道，這事遲早會發生。沒想到竟是她的女兒先愛上我家的英俊。

范：是啊，這年頭捧著愛情請求男士來接受的小姐是越來越多了。她們在婚姻上都採取了主動，甚至還帶來洋房和汽車，好像是一種風潮，就像老處女嫁不出去似地。

于 妻：（貪婪的）你是說她也有汽車和洋房嗎？

范：這個她倒沒說，她可是問過我，妳們家有沒有錢。

于 妻：你怎樣回答的呢？

范：我說妳們連上個月的電話費還沒有錢繳。

于 妻：（氣得臉色發白）……

范：（訝）伯母，妳怎麼啦？

于 妻：沒，沒什麼，我在想，幸虧我們英俊另外還有一位牛小姐……

范：噢，妳是說那個住在巷尾巴上的牛美麗嗎？

于 妻：（覺得有點得意）不錯。

范：（突然叫出的）哎呀，妳認為那個女孩好嗎？我真想不透，英俊兄怎麼受得了她的一雙大腳丫。伯母，就和妳一樣，大得好難看哦。

于妻：（發抖）什麼？你說什麼？

范：我說妳們的大脚好難看，就和「鳳陽花鼓」的歌詞說的一樣，（為求清楚，還唱了兩句）人家的老婆綉花又綉朵，我家的老婆一雙大花脚……

于成：（上）什麼事，你們這麼高興啊？像這樣說說唱唱的，來打發閒著沒事的星期天下午，還真不壞哩。

于妻：（半响）你，你，朱少爺，你也太過份了……

范：（一時怔住）……

于成：（大訝）什麼事呀？蓓蓓，看妳氣得那個樣子，哎喲，連嘴唇都氣白了，請不要這樣吧，妳不是好好在聽歌的麼？

于妻：（指著范，用逆出的哭聲）是他……

范：（立起鞠躬，很有禮貌的）伯父，大概是我說錯話了。

于成：你說錯了什麼呢？是不小心說錯的吧，你也不要難過，只要知錯能改，就不算是說錯。（順手摘下頭上呢帽，瀟灑地丟到單人沙發上）

范：是。（站著的他，因為于妻突然走到長沙發上坐下來，他只得躲到單人沙發這一邊。）

于成：你坐呀。

范：是。（坐）

于成：（發現）哎呀，我的帽子。

范：（立刻立起）啊，對不起，對不起……

于成：（撿起被坐得面目全非的呢帽，心痛的）我這頂高級呢帽，價錢不低呢。

范：一點也不貴，一百五十元而已。要是我撒謊，我出門就被汽車撞死。而且，伯父，你真有本事哦，討價還價之後，你不過才花了一百二十元，那個地攤老闆還找了三十元給你呢。

于成：（氣）你胡說些什麼？

范：我一點都沒胡說，那天的事我記得很清楚，你忘了是我和英俊兄跟你一起去買的吗？

于妻：（話題一轉，已經忘了剛才的不愉快，到飯桌的抽屜裡取出家計簿問）有福，你賬本上記的却是買帽費一千五百元，你剩下的一千三百八十元呢？

范：（很快的）去馬殺雞嘍。

于妻：（叫起來）好啊，我問你，今天早上你陪我到市場去買菜，有一個妖形怪狀的女人一直向你送秋波，她是誰？是不是就是給你馬殺雞的，（於是又向樓上喊去）英俊，英俊……

范：伯母，我和英俊兄都沒進去，只是送伯父到門口。

杜：：（自二樓急急下，手裡拿著一封信）媽，什麼事？

于妻：：（罵）你們父子兩個一鼻孔出氣。還是朱少爺好，如果不是他說了實話，我還被蒙在鼓裡呢。我要認他做乾兒子，和他一起去流浪，再也不想住在家裡了。

于成：：（調侃）妳不怕他嫌妳一雙大花腳嗎？

范：：伯父……

于成：：（非常不悅的）你別說了……

范：：是，不過，總要……

于成：：總要怎麼樣？請閉上你的嘴巴。朱少爺，（忘詞）……

于妻：：（問）忘詞了？

于成：：（歉疚的，摸著他的三毛）對不起……

范：：（向佈景後喊）提詞。

男生乙：：（探出頭來）提詞夢周公去了。

聲：：（來自佈景後的）妳不怕他嫌妳一雙大花腳嗎？

范：：（跺腳）下面……

聲：：下面是地板。

（全台哄地笑起）

男生甲：：（探出頭來對范）你把他搞糊塗了。

于成：：啊，有了，我想起來了。（立刻繼續）朱少爺，因為我們是芳鄰，你跟我兒子又是好朋友，所以我不好

意思責怪你，或是把你趕走。不過，現在啊，如果沒有什麼貴事，你最好是請回家去看看電視，再不然就買瓶米酒喝喝，希望你以後再也不要跟在我的身後，我到哪裡，你也跟到哪裡，就像一貼膏藥。

范：：可是……

于成：：（厲色的）你還想嚼什麼？

范：：英俊兄要我替他送一封信。

于成：：我會替他送。我知道郵局在哪裡。而且街上到處都有郵筒，綠的是平信，紅的是限時專送，我全知道。

杜：：爸，這種信你是送不了的。

于成：：為什麼？兒子。

范：：因為這是一封求愛的情書。必須面交本人。

于成：：（一時怔住）什麼？

范：（將信接在手中，對杜）最好還是不要送的好。

杜：（懇求）不要因為我爸生你的氣，就不肯幫忙。算我最後一次求你，不行嗎？

范：我可以告訴你，這事一定沒把握的。

杜：（楞住）為什麼呢？

范：你如果一定要逼我說實話，我只好實話實說了，你不會再生氣吧。

杜：（不得已）不會的，你說你說。

范：（也很不得已）因為你愛的馬小姐並不愛你，她愛的是我。

杜：可是我每次請她吃飯……

范：都是我去她才去的，她說過，否則她根本不會去。

杜：哦……（氣得極為頹喪地坐到沙發上）

范：（站在一旁）其實隔壁楊嫂的女兒也很不錯，你為什麼一定非追同姓的馬小姐不可呢？

杜：（問）哪一個楊嫂？

范：就是那個已經一大把年紀，還像小姑娘般打扮得花枝招展，真不像樣的女人。（他用手指著門外）

（陳小玫「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地走上）

小玫：（大聲）朱少爺，你，你罵我什麼？

范：我並沒有罵妳啊。

小玫：有，我明明在門外聽見的。（氣得想哭出）

范：（向著觀眾，錯愕地自問）啊，我又說錯啦？……

（台上全體呆立不動，舞台強區的燈光轉弱）

（于偕于愛梅、王傑夫等人自台前短梯登上舞台時，台後台下響起一片掌聲）

于成：（迎著于，大聲）我的教授，你怎麼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台上來了？

于：（笑著）因為適合劇情，所以就照樣搭了。（問）你還沒丟詞嗎？

于成：老毛病，你知道我一向是台上見的。

于：（向王介紹）你師母和于伯伯都是資深演員。

梅：（問）爸，這是一齣喜劇麼？

于：是的。喜劇就是一面鏡子，可以讓觀眾在它的裡面看得見自己。妳不覺得在這齣戲裡有妳和我麼？

梅：（笑）是的……

（他們都一起走向後台——）

(台上無人約一分鐘後，范台生和杜台生又走上)

范：(不捨的)喂，你到底怎麼啦嘛？

杜：你少理我。

范：不要那樣生氣嘛。

杜：我說別管我，你趕快滾吧，我要在這兒靜一靜。

范：你一個人在這兒又有什麼意思，其實人家的話你也該聽一聽。

杜：我不是告訴過你，我什麼也不要聽麼。

(這時，突然有三位小學生走上台來，立在上場門口睨視他們)

范：你這樣忽然鬧起脾氣來，我實在不能了解，在朋友當中，你要知道我才是你最……

杜：最好的朋友，是不是？如果你認為是的話，你就應該咬斷舌頭來對你自己的行為表示慚愧。

范：什麼？老兄，有這麼嚴重嗎？

杜：幸虧我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如果換一個脾氣壞的，剛才不跟你幹上一架才怪。(頓)我也並不是要你

在我頭上戴什麼高帽子，可是，你總不能在那麼多人的面前，說我長得像猴子吧，而且于愛梅也在旁邊，這是我多麼下不了台啊，你沒看見她一直在偷偷的笑麼？

范：(語塞)……

杜：(極不悅地對三位小學生)你們在看什麼？

小學生某：看你們演話劇。

(杜氣得一聲不響，扭身走向後台，范亦隨下)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場

景：同第一幕及第二幕搭景後的于家。

距第二幕約十數日後的一個下午，時間在四點左右，天幕上有晚霞。

幕啓，于妻自樓梯上走下，她的神情落落寡歡。如果于德富在二樓的書房裡，可以想像到她一定是和他談了什麼嚴重的問題，才會這樣不愉快。

張瑪麗突然推門上。

瑪麗：師母，快救我……

于妻：（愕然）發生什麼事了？

瑪麗：我剛才走進大樓來的時候，被羅勃看見了，他一定會上來纏我的。

（門鈴聲）

（于妻去開門時，張瑪麗奔上樓去）

羅勃：（上）啊，師母，瑪麗有到這兒來嗎？

于妻：她……

羅勃：（立刻明白）噢，沒有來是不是？

于妻：是的，是的。

羅勃：那我走了，對不起。

于妻：不要緊。

（羅勃下）

（張瑪麗立刻挺高興地從樓梯走下來）

瑪麗：（問）他走了？

于妻：他走了。

（羅勃又突然推門上）

（張瑪麗驚叫一聲，躲在于妻的身後）

羅勃：（鞠了一躬）張小姐。

瑪麗：（紅著臉）羅勃，我真的不喜歡你這樣對待我，雖然我們在戲中扮演一對情侶，但是台上下總是有分別的。

羅勃：噢，妳誤會啦，張小姐，我是想找妳談演技的，雖說做演員的人才很多，但論起演技，在台灣，我認為沒有一個比得上妳，妳是最優秀的。（顯得很誠懇的樣子）所以我很想向妳學習……

瑪麗：（受了感動）噢，師母……

羅勃：要是我說謊話，願上天會懲罰我，就在這兒，在于師母的面前，為了表示真摯的友誼，請恕我向妳坦白地說明，讓我們從此沐浴在莊嚴神聖的友情裡，不嫌的話，請握這隻手，難道妳竟這麼忍心，不願幫助一個演技低劣的外國朋友嗎？（伸出右手）

瑪麗：噢，我願意，我願意。（一改剛才的困擾與窘態和羅勃握手）

羅勃：（向傍）中國女孩就是要這樣才能追求到手，我要告訴我的美國同胞。（隨又向于妻恭敬地鞠了一躬）謝謝師母，師母再見。

瑪麗：師母再見。

（二人親密地牽著手走下）

于妻：再見。（立在原地發呆著）

（張瑪麗突又走上）

瑪麗：師母，我真是被羅勃搞昏頭了，我來這兒是有事情要告訴師母的呀，差一點就忘記了。

于妻：（問）是什麼事？

瑪麗：師母，我說出來，妳千萬不要難過。

于妻：我不會的。

瑪麗：我知道老師和妳跟愛梅都很喜歡王傑夫。我今天中午，在一家西餐廳裡，真的看見王傑夫和他的美國女

友蘇茜在一起，兩個人好親熱地……

于妻：哦。

瑪麗：師母，妳最好勸勸愛梅，眼睛要放雪亮一點。

羅勃：（走上，等不及待的）瑪麗。

瑪麗：噢，來嘍。（向于妻）師母，拜。（與羅勃偕下）

（于妻揉了揉濕潤的眼睛，充滿悲傷的情緒）

于妻：（穿著外出服，挾一本記事簿從樓梯走下）是誰來了？

于妻：是瑪麗和羅勃。瑪麗也來告訴我們，關於王傑夫移情別戀的事情。

于妻：哦。

于妻：（問）你要到哪裡去？

于妻：出去走一走。

于妻：不必再去找王傑夫談什麼了。瑪麗也說她的確親眼看到，並不是謠傳。

于妻：噢。

于妻：愛梅的爸，我想和你一起去。（有著不捨的心情）

于妻：哎呀，妳放心，我不會說什麼的，我只是想看他寫的劇本怎樣了。

于妻：我要去看他當著我的面作何表示，自從發生這種不幸之後，我還沒有見過他呢。

于妻：妳可不能生氣。

于妻：妳也不要把氣悶著。

于妻：我不會的。人家不願意，我們也不能硬逼著，非要人家到我們家來做勤菜不可。

于妻：（不明白）你說做什麼？

于：勤菜。（問）台灣話女婿怎麼說？

于妻：噢，是「丫。厶。厶」！

于：（仍學不好）是醬菜。（搖頭）我的台語真驚腳。

（二人下）

（台上無人約兩分鐘後，范台生、杜台生、陳小玫及其他男女演員，都是戲劇系學生，約七、八名一齊上）
（范台生提著生日蛋糕，男生丙提著卡拉OK）

（將生日蛋糕置於餐桌上之後，范台生便走上二樓去，杜台生也進入廚房）

杜：（又上）廚房裡好多菜，雞鴨魚肉都有，可是師母沒有在裡面。

范：（自樓梯走下）教授也不在書房裡。

小玫：（問）愛梅呢？也不在嗎？

范：（聳了聳肩）她的房門緊閉著，大概在睡覺。

小玫：（不相信）這時候還會在睡覺？（看錶）

范：不睡覺幹嗎？人在失戀的時候，不是喝酒，就是睡大頭覺，難道還要她去表演自殺麼？

小玫：（瞪范一眼）你這個人……

范：（自詡的）說真話說慣了。

（大家都笑起來，看著他們的表情）

杜：（提議）我們就等一下吧。

（各自找座位坐下來，啞場）

（杜台生不自覺地輕輕哼起歌來）

男生甲：（對杜）杜台生，你高興嘍。

杜：（被拆穿心事）我嗎？笑話。

男生甲：誰都看得出，你心滿意足，很開心的樣子。

杜：（頗不悅）難道要我老是愁眉苦臉的嗎？

范：他已經發現新大陸了，（小聲）正在計劃放棄于愛梅。

男生甲：哦？

范：不過，如果王傑夫真的不愛于愛梅了，再來拜倒石榴裙下也不遲，我們中國人就有這種容忍的美德。（

對杜）你說是不是？但是我們中國人也有當仁不讓的勇氣，（正想宏論一番）……

杜：（走到窗邊去眺望街景，不想理范）……

范：（只得識趣地打住）……

女生甲：（插口）喂，你們以為王傑夫真的這麼寡情麼？我總覺得不會呢。

男生乙：怎麼不會，我就親眼看見他和一位美國女孩在咖啡店裡親嘴。

（女生全叫起來）

女生乙：拜托，別說得這麼肉麻好不好？

男生乙：老外天生就喜歡接吻，我並沒有特別褒貶他們。

范：（問女生乙）難道你和男朋友沒接過吻？

女生乙：當然沒有了，人家現在還沒有男朋友呢。

男生乙：真的？那我有希望了。

女生乙：要死。你別想好事，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

（男生乙顯得很氣餒的樣子）

男生甲：（拍其肩）別氣餒，失敗乃成功之母，管他太陽從哪邊出來。

男生乙：是。

男生丙：（忽然問陳小玫）喂，小玫，假如胖哥這樣走路（學癩樣）妳會不會愛他。

（陳小玫不答）

女生甲：（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男生丙：「情人眼裡出西施」啊。有一次我跑百公尺低欄摔癩了腿，我的她還說我走路的姿勢好美，像跳舞呢。

（男生都笑，女生撇嘴）

女生乙：（對小玫）喂，小玫，妳真的愛上胖哥啦？妳們來電啦？

小玫：（紅著臉）趙姐，請妳們不要這麼看我好不好？

女生丙：那妳要請吃糖啊！

小玫：我們只是談得來而已。

男生乙：噢，那我又有希望了。

女生乙：（又罵起來）要死。

男生丙：又要死，妳是不是讀哲學書讀得太多了？把人生看得那麼悲觀，常祥士，唱個歌安慰安慰她。

男生甲：好啊，我讚成。

男生乙：是。（立刻鞠了一躬，從男生丙手中接過卡拉OK的麥克風，真的充滿感情地唱起來，調寄「五月香吻

「：）」

女孩，女孩，

高高興興地唱起來，

不要把寂寞的步兒邁。

（女生乙躲，男生乙緊跟著她——）

女孩，女孩，

快快樂樂地跳起來，

不要一個人獨自徘徊。

（——對窗外的滿天彩霞）

那美麗的夕陽在笑妳，

它偷偷地告訴我，

說妳是個痴女孩。

女孩，女孩，

高高興興地唱起來，

不要把孤獨的花兒栽。

女孩，女孩，

快快樂樂地跳起來，

不要一個人在發呆，

（——窗外樹枝搖曳）

那多情的風兒也在笑妳，

它悄悄地告訴我，

說妳是個傻女孩。

啊，女孩，女孩，女孩……

男生甲：這個歌應該唱給于愛梅聽才對。

女生甲：為什麼？

男生甲：我昨天看見她一個人在校園裡散步，好寂寞，好傷心的樣子……

（衆女生默然）

（為了打破岑寂，男生丙從花瓶取了一枝花給男生乙，並接過男演乙手中的麥克風）

男生乙：（訝）做什麼？

（男生丙遂向男生乙啾嘴，示意他向女生乙求愛）

范：（走過去調侃丙）你的嘴巴被蚊子咬了嗎？

（會了意的男生乙，立刻向女生乙走過去——）

（女生乙也會了意，驚叫一聲，逃出門去——）

（男生乙向上場門跪下獻花時，于成恰好走上）

于成：（大訝）你這是幹什麼？

女生甲：于伯，他在向你求愛。

于成：（調侃）好小子，你連我都要動腦筋，你身上一定有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

（衆大笑）

（男生乙紅著臉立起，將花插回原花瓶）

于成：（問）你們來幹什麼？

范：今天是師母的小生日，我們來替她暖壽。

于成：（又問）教授呢？

范：教授和師母都不在。

于成：（搖頭）他們不會舉行什麼的。

杜：為什麼？

于成：你是明知故問嘛。

（衆默然）

男生甲：（建議）那麼我們走吧。這才是趁興而來，敗興而返……

（又是一陣沉默，啞場）

（啞場中，男生丙提起卡拉OK默默走下。男生甲、乙，女生甲、乙都跟著他）

范：（問）蛋糕要留下嗎？

杜：我沒有意見。（獨自走下）

于成：（擺手）我看不必，留下蛋糕反而使他們難過。我聽說，今天本來計劃要請王傑夫吃飯的，並沒有聽說

要請你們；你們却不請自來。

（范只得提了蛋糕走下，陳小玫跟著他）

（衆皆走後，于成坐下來燃起一支煙，不知思索什麼）

(又是啞場，不一會兒，天幕上的晚霞色調漸褪；藍色從窗戶流進屋來，在冬日裡那是一種冷而峭的光，開始模糊地瀰漫在他坐著的沙發四周，只有烟頭的一點紅火在昏闇的景色中晃動，反倒成為妖艷的象徵)

(屋外突然有人唱著好聽的歌奔過)

(于德富偕于妻上，二人的舉止都很沮喪)

于：(強打著精神)據說爬樓梯可以多活兩年。

于妻：多活兩年幹什麼？

于：(大約是想逗妻子快活)爬樓梯呀。

(但是于妻並沒有快活起來)

(于成故意輕咳了一聲)

于妻：(連忙將燈掀亮)哎呀，原來是于大哥在這裡。

于：哎，于哥，你來得正好，看起來我們似乎是離不開你呢。

于成：什麼事？

于：因為我們找不到王傑夫，也不知他的英文劇本寫得怎樣了，這是一次招待外賓觀賞的演出，我真怕他會

誤事，所以想請你來執筆，先寫中文的，然後再請人翻成英文。

于于成：不必這麼麻煩，這兩天我女兒帶她的未婚夫回來，我叫她們來寫好了。

于妻：(顯得很高興)玲玲要回來了？她是什麼時候訂婚的？

于成：三天之前在紐約。

于妻：噢。

于：那真好啊，這樣我們又可以有喜酒喝了。

于成：(挺鄭重的口吻)因為我怕我們之間的誤會加深，所以叫她既然有了看中意的同學，就早點訂婚。她的

未婚夫是上海人，一位中共派去美國的留學生，去年投奔自由的。

于：別說笑話了。于哥，這是件大喜的事情，跟我們之間有什麼誤會？難道說我會因為你獲得乘龍快婿而吃

味嗎？我是恭喜都來不及呢。

于成：(勃然的)可是，你為什麼對別人說，我會搶王傑夫做女婿呢？

于：(急起來)哎呀，你這是說的什麼？我幾時說這種話來著？你有可信的證據嗎？

于成：有。我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找幾個證人來。(因為氣極而說走了音)豆腐兄。

于：(氣)我叫德富，是道德的德，富有的富，不是豆腐。

于妻：(勸阻)愛梅的爸，你冷靜一點。

于：（對妻）啊呀，妳叫我怎麼能忍受，我從來也沒有想過他會搶王傑夫做女婿。簡直是太不可思議了。平常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想不到他竟會……

于妻：于大哥。

于成：（擺手）這不干妳的事。

于妻：（承認）是我說的，你不要冤枉他吧，是我誤會你的……（伏到沙發上哭起來）都是我不好，大概是我太喜歡王傑夫了，于大哥，我向你道歉。

（啞場）

于成：（點頭）所以今天才會讓你們這樣的失望，（充滿了同情之心）唉！丈母娘看女婿……（然後向于）我向你道歉。

于：不必了。往後，我這個老豆腐，你少吃一點。（說完氣咻咻地走上樓去）

于成：（語塞）……

（半响之後——）

于成：我走了。

于妻：（擦去眼淚）不再坐一回麼？

于成：我媳婦今天回娘家，我還要趕回去下麵條，（看錶）再不走，車子就會阻塞了。

于妻：（訝）下樓去，車子也會阻塞？

于成：噢，妳看我這個三根毛的腦袋，還以為這裡是舞台上搭的景呢。（以一種自嘲的慚愧走下）

于妻：于大哥慢走。（說完又坐下來低低啜泣）

（范台生偕陳小玫上）

小玫：（輕喚）師母。

于妻：（抬頭）啊，小玫，是妳們。

范：我們在街口看見老師和師母走進來，小玫說要來安慰師母，因為知道師母很難過……

于妻：（堅強起來）謝謝你們，我並沒有難過，只是一個人想靜一下。

范：（拉著小玫走到台口低聲的）我說的不錯吧，群戲之後一定是一個人登場，雖然是一個人，下面還有好戲看呢……

于妻：（問）你們在說什麼？

小玫：（用一種意味深長的口吻）他說師母下面有精采的表演。
（正說間，于德富從二樓匆匆奔下）

于：：（緊張的）太太，不好了，愛梅出走了。

于妻：：（一顫的）什麼？

于：：（著急）妳看她留下的信。我們出去的時候，我還以為她在自己的房間裡呢。

（于妻接信，嚶的一聲昏倒）

于：：珊珊，珊珊……

小玫：：師母……

幕落。

第三幕 第二場

景：：同前場。

幕啓時，是第二天的上午，大約十點鐘，窗外冬陽明艷，和風駘蕩，有雀兒在啾啾爭鳴。

于德富一個人在台上神思不屬地來回走着，一面口中念念有辭，背誦他劇本裡的對白。

于：：（充滿了感情的聲調）孩子，啞，妳還在哭嗎？雨到現在還沒有停嗎？妳這小小的身體裡面，也有船，

也有海，也有風，因為妳的眼睛就是海，永遠有淚潮在那兒漲落，妳的身體是一艘船，在這淚的海面上

航行，妳的嘆氣是海上的狂風，妳的身體經不起這風浪的吹打，我一直在擔心，妳會在這洶湧的怒海中

覆沒……（彷彿溶為劇中人一般）愛梅，我的乖女兒，妳聽得見爸爸對妳說的話嗎？

（茶几上的電話鈴突然響起）

于：：（接起）喂，啊，小玫是妳。（隨即大喜地坐下來問）什麼？妳看見愛梅了嗎？她怎麼說？哦，好，小

玫，請妳告訴她，她再不回來，會把我和妳師母急死了。她現在的心情，我是完全瞭解的，妳叫她放心

，沒有人會說她錯，愛情本來就是盲目的，我們對身體健康的人有好感，對有學問的人愛慕，對愛國的人

尊敬，並沒有錯呀，不過我們只是缺少了一樣，忘記判斷他的信用和是否正直了。妳說是不是，小玫

？（頓）哦，她是說只要散幾天心就會回來的嗎？是她請妳打電話給我的嗎？好，好，我知道了，謝謝

妳，我昨夜難過了一夜，正想打算去報警，現在總算可以安心了。務必請妳告訴她，我和妳師母都不會

責怪她的。好，再見……

（他掛斷了電話以後，還坐在沙發上發怔著）

（男生甲、女生乙、男生丙突然一起走上；他們好像有什麼話急切地想說出來似地，但却又隱忍著）

學生們：：（行禮）老師，老師……

于：你們在門外好像站了半天了？

男生甲：是的。

于：（問）你們為什麼不進來？

女生乙：我們不敢進來打攪，因為聽見老師在背台詞。

（于默然，似乎示意叫他們坐）

于：（問）你們有事嗎？

男生甲：有。（示意男生丙，要他說出）

（男演丙却在女生乙的背後做手勢，要甲先說）

（于德富輕咳了一聲）

男生甲：（只得）噢，老師，我們寫的劇本，你看了嗎？

于：看了。

男生甲：怎麼樣呢？

于：有點像易卜生的「白蘭特」。不過你們把它現代化了。一位努力工作的男人，因為熱愛工作，不肯離開他那被化學廢水污染了的環境，而讓自己心愛的幼子不幸中毒死亡。易卜生筆下的白蘭特牧師是一個空想家，而你們偏離他的意識，寫成了諷刺盲目期望工業增產的悲劇，很值得提供給規劃科技升級的人士三思而行。（讚許）這是學習寫劇的很好方法……

（看看沒有人說話——）

女生乙：（對甲和丙）你們不是有話要向老師說麼？

男生丙：噢，是的，是的。老師，我主張這個人應該寫成醫生，如果他為救人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不是會更感

人麼？

（女生乙瞪了男生丙一眼）

于：（點著頭）是的。這也是一條情節線路，可以寫成很好的劇本。

女生乙：（氣）老師，我也有個故事，不知能不能寫劇本？

于：你說出來看看。

女生乙：有一個人，拾了一筆錢，他把它吞沒了。

于：（訝）怎麼會這樣？

男生丙（諷刺女生乙）因為沒有第三者看見。

（連于德富也被逗笑了）

女生乙：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失業者，家中的妻兒已經數日未曾吃飯了。

于：（落入沉思之中）哦……

女生乙：等他的妻兒吃飽了之後，他又內疚不已，跑去報警自首。

男生丙：（入了戲）結果呢？

女生乙：結果是派出所的全體警察替他湊了錢還給失主；他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關心的）是侵佔罪麼？

女生乙：是的。

男生丙：（同情劇中人）既去自首，應該能獲得減刑才是。

女生乙：當然可以。

于：（沉思了一會兒）不過，像我們這種富庶的社會，有失業的問題存在嗎？

女生乙：我把它寫在貧窮的大陸如何？

于：可是在大陸暴政下的警察會這麼有同情心嗎？

女生乙：（語塞）……

于：（教誨的）戲劇模擬人生，是相似的，但不相同。情節儘可追求意外的起伏，但却應在情理之中。

女生乙：是的。

于：（看看沒有話說）你們談一下，我買了上好的茶葉，去泡茶給你們喝。

女生乙：（欣然）我來幫忙。

（女演乙去廚房，于德富上樓去取茶葉）

（台上的男生甲和男生丙立刻爭吵起來）

男生丙：喂，你怎麼啦？不是說好你先開口的麼？你的勇氣哪裡去了，怎麼連個聲兒都不吭。

男生甲：你為什麼也不吭呢？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男生丙：咳，你可以開門見山的先批評王傑夫呀，就說這種人是不配追求師妹的。你不覺得連杜台生都比王傑夫

強麼？

男生甲：我不贊成這種說法，雖然對方可恨，也不應該這樣罵他。

男生丙：（不悅）我認為我說的很正大光明。

男生甲：如果想爭吵，我就不跟你說了。

（啞場）

女生乙：（向廚房走上，在飯廳桌上放置茶杯）你們男生啊？

男生丙：男生怎麼樣？

女生乙：（岔到題外去諷刺他們）只會進門看報紙，出門找襪子。

（男生甲和丙又想再度爭論時，二樓傳來腳步聲和子的咳嗽聲）

男生甲：（提醒）老師下來了。

（於是二人只得幾近無聲地比劃著）

于：（上，訝的）怎麼，你們在研究啞劇嗎？（說完，走入廚房）

（杜台生領一位面貌娟好的女生上，她是本劇未謀面的新人，學生打扮，頭髮也是清湯掛麵的，顯得很清純）

杜：（訝）你們也在這兒？

男生丙：是的，我們是特意來安慰老師的。（打量那位女生）喂，杜台生，她就是你的新大陸嗎？

杜：（厭煩丙的說話不雅）你……

女生乙：（自廚房上至飯廳）快來哦，好香的茶呢。

男生甲：（問）有什麼點心嗎？

女生乙：（答）有包子。

（男演甲、丙連忙走入飯廳）

小女生：（懵懂的問）喂，什麼是你的新大陸啊？

杜：（苦笑）我也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他們是最愛開玩笑的。大概是說我家門口，最近開了一條新的大馬

路吧。我們政府的建設真是越來越沒話講了。

（正說時——男演甲和丙端了茶和包子一起走出來向小女生獻慫勤）

男演甲：請用茶。

小女生：（接）謝謝。

男生丙：請用包子。

小女生：（接）謝謝。

（杜台生望著，臉上顯出一種忌妬的表情）

男生丙：你放心，我們都沒有壞心。

男生甲：是啊，（對小女生）小姐，你的眼光真不錯，在這個世界上的衆多青年才俊中，杜台生是最優秀的。

小女生：（臉紅著）謝謝。

杜：（感激的）你把我說得這麼好，真使我受寵若驚，覺得太光榮了。

男生丙：他當然要說你好嘍，如果說他自己好，就太對不起朋友了。

(女生乙在飯廳裡也笑起來)

(王傑夫突然走上)

王：(他謙恭有禮的發問)請問教授在家嗎？

(一時之間，全台的人都從飯廳怔怔地望著王傑夫，使王感到很不自在，啞場)

女生乙：(叫起來)老師，王老外來了，(說完，知道自己的不妥，連忙吐了舌頭，臉紅著)

于：(從廚房上，問)誰？

王：(連忙)老師，我來交劇本的，我的劇本寫好了。

于：(沉著臉，但却忍隱著保持君子的風度，遲疑一下後)那麼請到我的書房來。(走出飯廳，走上樓梯)

王：(跟隨著)我知道您一定很著急……

于：是的，是的。

(二人下)

男生丙：(跟到樓梯口大聲的說著)各位，這真是個雙重人格的偽君子，有一手厚顏無恥的技倆，我真沒想到他會再來，大概是想吃回頭草吧。

(王傑夫不明所以地自樓梯上探頭望了一下)

男生丙：(大覺尷尬)吧！吧……(一連說了幾個吧字)

男生甲：(走了過去)你叫我嗎？

(全台一陣哄笑)

男生丙：(非常不悅)我什麼時候做過你的兒子？

男生甲：在「父親大人敬稟者」的那齣戲裡，你忘了？

杜：你們看，教授會採用他的劇本嗎？

女生乙：絕不會用的。(想了一想)老師愛才，也說不定會採用。

男生甲：妳這不是廢話嗎？

女生乙：(爭辯)這年頭光說不練的廢話本來就多，豈止我一個。

男生甲：(怕她生氣)對不起，請原諒。

杜：(問甲)那麼你的高見如何？請坦白地發表發表。

男生甲：發表什麼？要我講演嗎？

杜：(問丙)你呢？

男生丙：噢，要批評這種問題，實在很難，不過憑我的直感，認為他根本沒有什麼舞台經驗，怎麼能產生好的作

品。

杜：（近乎緊逼釘人的）萬一是匹黑馬呢？

女生乙：笑死人，像你這樣的說法，又何必還要討論呢，我們靜待老師的決定好了。

男生丙：好吧，爭吵告一段落。（調侃的）我們散會。

（却聽見從上場門的走廊，傳來脚步声和爭吵的人聲，首先推門走上的是范台生和陳小玫）

小玫：（問）教授呢？教授在家嗎？

（正問著時，李文拖著王傑夫的弟弟傑米上。他和王傑夫長的一模一樣，打扮也差不多，只有西服上衣不同而已；美國少女蘇茜跟在他們的後面）

傑米：（很生氣的）你們講不講理，把我帶到這兒來做什麼？你不再放我，我要去報警了。

李：你去報警。你這個空前絕後的愛情大騙子，還有臉替自己辯白嗎？你敢說不認識我的表妹子愛梅？

蘇茜：（替傑米解釋）他並不認識于愛梅。

李：（更氣）他因為愛上了你，才說不認識的。

（除了范台生、陳小玫也在氣憤外，其餘人都一齊驚訝地望著他們）

（聽見吵聲的于德富匆匆自二樓走下）

于：（問）你們吵什麼？

李：舅舅，我把王傑夫找來了。

（于望著傑米不覺大楞）

于：你是……（又向樓上呼叫）傑夫、傑夫……

傑米：（大聲的爭辯）我不是傑夫，（掙脫李文的拉扯，與蘇茜相偕奔下）

（李文正想去追時，王傑夫從二樓走下來）

王：什麼事？老師。噢，阿文，你來了。我因為躲起來寫劇本，所以一個多星期沒見你了，你好嗎？（握李手）

李：（訝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啊？

于：（立刻明白過來）傑夫，你有一位弟弟是不是？

王：是啊。

于：你們原來是學生兄弟？

王：不錯，他叫傑米，教授，你認識他嗎？

于：他剛剛在這裡，現在和一位美國女孩離開了。

王：（解釋）她是蘇苗，他們正在熱戀，因為家父和家母，不太同意，所以蘇苗才決心跟到台灣來留學，想學做一個中國媳婦……

于：（歎氣的）傑夫，我們都把你誤會了。這真是一齣現代的「錯誤的喜劇」（註：莎士比亞喜劇之一）

（于妻突然走上）

王：（恭敬的）師母。

于妻：（看見自己丈夫正牽著王傑夫的手，狀甚親熱，一時大為納悶）這裡怎麼這麼熱鬧啊？這麼多的人……

于：（變得愉快異常）哈！珊珊，「暴風雨」之後又見太陽啦。

于妻：（訝）這是那個劇本上的對白？

于：（自己調侃自己）這也是莎翁的傑作之一。待會兒，由我再來慢慢告訴你這精采的情節吧。（問）妳一上午到哪兒去了？

于妻：我找到愛梅嘍。

于：（大喜）在那裡？

于妻：被于大哥藏在他家裡。

于：真的。

于妻：是小豪告訴我的。

于：真是豈有此理。

于妻：他可能是好意。

于：好意也要通知一聲，害我差點急出老毛病來；他應該知道我有高血壓。我去找他。（下）

于妻：（跟著）愛梅的爸，愛梅的爸。（亦下）

（李文和王傑夫互看了一眼，也隨之走下）

（其餘台上人都在啞場）

男生甲：真象大白，我們也走吧。

男生丙：別走，我們借此良機，何不般去看看王傑夫寫的什麼？

女生乙：（贊成）好啊！

（男生甲、丙，女生乙都走上樓去；杜台生拉著他的女友也走上去）

范：（問小玫）我們也上去嗎？

小玫：好吧……

（張瑪麗匆匆上）

瑪麗：（問范和小玫）你們看見我的羅勃嗎？
小玫：沒有。羅勃並沒有來啊。

范：（走在樓梯上，對小玫）妳聽見沒？她現在已經是我的羅勃嘍。

（陳小玫笑）

瑪麗：（問）妳們在說我什麼？

（范台生和陳小玫都沒有回答，身影旋即消失在樓梯上）

瑪麗：（奔到窗邊，向街上大喊）羅勃、羅勃……

（這時台上只剩下她一人，她似乎想從上場門走下去的，但想了一想，又坐到沙發上去休息起來）

瑪麗：（輕聲的罵著）討厭……

（一會兒，賣菜婦上，她手中抱著一棵大白菜）

賣菜婦：小姐，蘿蔔沒有，白菜要嗎？

瑪麗：（又好氣又好笑）我沒有要買蘿蔔，妳誤會了。

（賣菜婦站在上場門口，現出失望的表情）

（羅勃走上）

羅勃：（對賣菜婦）對不起。

瑪麗：（問）你到哪兒去了？

羅勃：我去買妳最愛吃的豬血糕。（遞一枝給張瑪麗）

瑪麗：（感動的）噢，羅勃……

（賣菜婦聽見「蘿蔔」又回頭時，他們正在擁抱著）

幕落。

第四幕 第一場

景：同前幕的于家客廳和飯廳。但却是佈景。

幕啓時，是上一場（第三幕第二場）的當天夜晚，時間約在七時左右。因為天幕沒有打燈光，窗外一片昏暗，簡直看不出什麼。只有由後台搬動佈景，拍拉風的工作聲，時而間歇地傳來。

于成和于妻一起走上。于成 咕著顯得十分氣惱。

于成：（對于妻）世界上那有這樣的人，他完全不聽我的解釋。好像他說的話全是金科玉律，別人說的分文不

不值。噢，我又跟到你們家來幹什麼？（退身）我要走了，我再也不會到你們家來了……

于妻：（提醒）這兒不是我家，是佈景。于大哥。

于成：噢，我再也不到佈景裡來了。（強調）我可是好心呀，把愛梅留在我家裡有什麼不對？說一句陳腔老調，真是狗咬呂洞賓呀……

于妻：（忍不住想笑）你沒有說明，是愛梅不叫你告訴我們的麼？

于成：愛梅是誤會王傑夫的寡情無義，不想再和他來往，才這樣下著決斷的。她說因為怕你們心軟，才不肯告訴你們。

于妻：這個我知道。

于成：可是任憑我說得唇焦舌爛，德富兄（差點又是豆腐兄）却是充耳不聞，又有什麼辦法。（又一遍）我走了。

于妻：（替丈夫解釋）他是太愛愛梅了。妳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又興奮得一夜沒有睡覺。

于成：誰不愛愛梅？我也是從小看她長大的，兩三歲的時候，總是纏著要我抱她，在眷村裡她和玲玲真是人見人愛的一對姊妹花，這些往事我都記得很清楚。

于妻：（和事佬的）其實這是芝麻大的小事。

于成：誰說不是呢？一點點小事，就鬧得我家裡雞犬不寧，把小豪都嚇壞了，我媳婦到現在手還發抖，不能做飯。

于妻：于哥，剛才我出門時，你媳婦還叫我到你家去吃晚飯呢。

于成：（為之語塞）請妳務必轉告他，叫他給我搬遠一點，我是再也不想看見他了。他如不搬，我就搬，我就是搬到高雄，天天坐飛機來台北上班也心甘情願。（他反倒走入飯廳去喝茶）

于妻：于大哥，我替德富向你賠禮行不行？

于成：（斬釘截鐵的）不行。

（于德富上，沒有看見于成在飯廳裡）

于：（問妻）那個老小子呢？走了嗎？珊珊，噢，妳怎麼不說話，他向妳嚙了什麼？哼，頭上只有三根毛。

于妻：其實，于大哥也是好人。

于：（仍在氣著）誰說他不是好人？他身上有幾根汗毛我都知道，（發現于成在飯廳裡，不由一時怔住）你

于成：（光火著出來）我是少來充。

于：：（只得）不是用腦過度吧。（口吻還是想緩和事件）

于成：：（還是大聲著）自然不是。于豆腐（德富），我禿了三十年，你是知道的。可是你也別得意，誰不知道你是鼎鼎大名的三重奏。

于妻：：（訝問）什麼是三重奏呀？

于成：：他唱一首歌時，第一句是C調，第二句就會變成B調，而第三句呢，却又變成D調了，所以我們都叫他三重奏。

（于妻不禁呲味地笑出）

于妻：：這都是你們在流亡學生時代的插曲麼？

于：：（報復）我也記得你第一次上台演漢奸，挨導演的罵呢，連台步都不會走，扭著屁股就像鄉下大姑娘趕廟集。

于成：：你，

于：：還有什麼？

于成：：（大聲）還有，你三個月才洗一次腳。

（于妻因為聽不下去，像逃瘟疫一般逃下）

（於是二人互相瞪著，瞪了一會兒，却又笑了起來）

于成：：（忍不住）德富，

于：：（也立即）于成。

（二人衝向前去相抱，一種在抗戰中孕育出的袍澤之情，在他們全身流露著）

于妻：：（復上，睹狀不覺一怔，立刻快樂起來）你們的氣都消了？快下來吧，學生要折景了。

（三人一齊走下）

（工作人員上來折景）

（兩分鐘後，于德富又和于妻走上來）

于：：（問）愛梅呢？她還是不肯和王傑夫單獨見面嗎？

于妻：：（勸慰的）女孩嘛，總是有害羞之心。

于：：（關心著）王傑夫的劇本，她答應演了沒有？

于妻：：答是答應了，可是又不和王傑夫對詞。剛才我才聽說，王傑夫在女生宿舍大門口等她，一直等到現在，連晚飯都沒有吃。

于：：她怎麼又跑到女生宿舍去了？

于妻：不是你答應叫小玫陪她去散心的麼？你倒忘了？

于：噢，（想起來覺得好笑）也虧這孩子想得有點子，在女生宿舍裡，王傑夫就進不去了。（又想起）她上午在于哥家裡，和王傑夫一句話也沒說？

于妻：好像說了兩句，態度非常冷淡。

于：（同情的）可憐的傑夫……

于妻：你怎麼不說可憐的愛梅，我知道她的內心還是熱愛著王傑夫的。

于：妳怎麼知道？

于妻：因為我離開她時，她對我說過：「媽，我再也不想談戀愛了」。

于：（愛女心切，憧憬著）這句話也就是說「她只愛王傑夫一個人了」，不是嗎？妳沒有把這話告訴王傑夫麼？

于妻：跟他說過。

于：他怎麼表示？

于妻：他感動得一直流淚。

于：（笑）男子漢大丈夫……

于妻：你還不是一樣。

于：什麼時候？

于妻：你忘了，我還沒忘呢。（說完不覺臉紅起來）

于：噢，（笑著）……

（序幕中的戲劇指導走上）

導：老師，請您看一下，這堂「旅館套房」的佈景吧。

于：（欣然）好。（看圖，隨即問）是用雙人床麼？

導：是的。因為男女主角雖然尚未結婚，但却被人誤會是夫妻。

于：（點頭，又問）窗外的觀景呢？

導：這張觀景怎樣？

于：月亮還要大些，要顯出花好月圓的氣氛。（訝）這個痰盂放在強區，有戲嗎？

導：有戲。

于：好，就這樣吧。

導：愛梅已經打電話給我了，八點鐘會來和王傑夫對詞。王傑夫正在試粧。

于：（欣慰地覷了于妻一眼）經理和服務生由誰扮演。

導：杜台生演服務生，范台生演經理。（解釋）我希望他們在造型上有喜感。

于：（滿意地對于妻）我們走吧。（又囑咐）你排完了戲，別忘了通知每位同學，早點回家，明早四點鐘就在這兒集合，一起乘車到總統府去參加元旦的升旗典禮。

導：我們都不想睡覺了。

于：（欣然）也好，我陪你們。

于妻：（問）要不要去看看王傑夫？

于：等他去和愛梅對過詞再說吧，現在不要去打攪他。

（這時，景已全部拆完——）

有人從側幕裡探出身來大叫：戲劇指導，我們是不是先上大道具？

導：（應著）是的，先上那張雙人床。

（空蕩的天幕上，突然出現了一輪紅日——）

男聲：（突如其來的，唱「打漁殺家」）猛抬頭，見紅日墜落西峽。（其聲如冬夜噉梨，嗓音甜潤，且具穿雲裂帛之勢）

（全台立刻哄起一陣叫好之聲）

于：（不覺興奮地問）是誰？這麼好的嗓子？

剛剛走上的男生甲：（大聲問）是哪個唱的？

聲：（來自後台）是王傑夫，王老外……

（大家聽見「王老外」便笑起來）

于：（不信的）是王傑夫嗎？（感動）珊珊，中國人走到那裡都是中國人，他那裡是老外……

于妻：他已經是中國人嘍，身份證已經領到嘍。

于：（半玩笑似地）以後要稱他老中嘍。

于妻：（關心的）你看愛梅和傑夫不會不成吧？

于：（堅定的）妳說我會讓他們吹掉嗎？

（走下時，于德富忽然牽起于妻的手，却被于妻腴腆地縮去）

導：（大聲吩咐）各位同學，請先去吃晚飯，吃完飯再來排戲。

（于成又突然走上）

于成：（對于）喂，大教授，你慢慢走。

于：：（愕然）又有什麼事？于哥。

于成：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愛梅去替傑夫買晚餐去了。

于：：噢。（還是走下）

于成：（大聲）是愛梅打電話告訴小玫，小玫告訴我的。

于妻：謝謝你，于大哥，請你來幫忙演戲，還讓你這麼辛苦。

于成：不要緊。希望他以後再也不要只會滔滔不絕說一大篇愛情理論，這又不是上什麼戲劇課，要像當初妳們

談戀愛那樣，燒一把火，幫幫這一對年輕人的忙，讓他們能夠達成心願，成為幸福的一對。

于妻：（回頭）于大哥，德富知道的。

于成：（望了望于的去處，問）他去小便啦？

于妻：（臉紅著）是的。

于成：（又罵起來）真是懶驢上磨。（找不著對象，便沖著戲劇指導）你知道下半句是什麼嗎？

導：（不明所以）下班去？是回家吃晚飯。（說完又去招呼搭景的工作人員）

（許多人都陸續走下）

（李文突然走上。被子成看見，立刻去招呼他）

于成：阿文，你來得正好，你應該是最瞭解我的，你說我是你舅舅所說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嘛，（頓）在沙子裡

淘一粒像我這樣的金子是多麼不容易啊……

李：：于伯，你的意思是說……

于成：我是說，我已經是有女婿的人，而且我的女婿在美國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生化博士，可是我就喜歡留在

台灣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中國人。（伸著大姆指）做中國人是最光榮的事，誰要是建議我到美國去靠女婿

，我就會吐他口水，我還沒有那樣沒出息……我唯一遺憾的，就是沒有讓你和玲玲在一起，你不會恨玲

玲吧……

李：：玲玲能夠幸福，比什麼都好。

于成：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善良的小孩，別看我頭上只有三根毛……

（二人一邊說著又一邊走下）

（一霎時，台上走得沒了人影，只有後台不知是誰的手提收音機，還在播放著熱門歌曲）

（不一會兒，于愛梅提著便當走上。她的身後跟著一位小流氓式的人物。于愛梅是想走到台上來，有別人在

這裡，可以設法 掉他的；不想整個台空蕩著，就更顯出她的驚惶失措）

小：：（搭訕的）小姐，妳是叫于愛梅嗎？

梅：（臉一紅）我不認識你。

小：我却認識妳呢，我注意妳很久了，我們做個朋友好嗎？

（梅不答，轉到佈景後面，因為沒有去路又轉出來）

小：（追上）我好喜歡妳，我請妳去喝咖啡吧。（上前去牽于愛梅的手）

梅：（急掙）你，（不由地大聲叫起）傑夫——

（王傑夫聞聲自後台急急奔上）

梅：傑夫，有人欺負我……

王：（立刻明白地上前質問）喂，你是幹什麼的？

小：（反問）你是幹什麼的？

王：我是……

（小流氓又去拉于愛梅的手時，被王傑夫攔住）

王：（斥）不行。

小：什麼不行。（舉拳就去打王）

（王立刻回手，二人遂在台上打了起來。但只四五招，小流氓便被王傑夫摔出數尺之外，摔在台口上）

（小流氓大怒拔槍）

梅：（大叫）小心，傑夫，他有槍。

（小流氓舉槍要向王傑夫射擊時，從台的兩側突然奔上數名工作人員，他們舉著道具手槍，一起向小流氓瞄

準著欲射擊）

聲：（喝）不准動，把槍放下。

（小流氓只得把槍丟在地上）

梅：（立刻奔過去，投入王傑夫的擁抱）噢，傑夫……

（舞台燈大亮——從後台擁出許多人來。小流氓也笑著立起，在序幕中管小道具的男生丙在接收他的道具槍）

男生甲：（宣佈的）好了，于愛梅和王傑夫已經擁抱了。

梅：（羞得和王傑夫分開，跺腳）你們……

男生甲：（同時歉意的）這是大家的意思，老師也點頭同意，因為我們不希望為了妳們的「愛情戰爭」持續太久

，而就攔了排戲的大好時光。現在，妳們兩人都勝利了，而且都很快地獲得了妳們希望的戰利品，不是

皆大歡喜了麼……

（于德富也從後台走上，他的後面跟著于妻、于成、李文等人，全台都笑著）

梅：：（大叫）爸爸……（奔向了于德富鑽到他的懷裡）
幕落。

第四幕 第二場

景：同前一場。

幕啓時，是距前場約二十分鐘之後。台上只有于愛梅和王傑夫，她們剛剛吃過便當，于愛梅從熱水瓶裡倒了開水給王傑夫喝。然後二人便背向著觀眾，坐在一張長沙發上蜜談。沒有人去打攪她們；只有後台傳來的音樂在幽微。

梅：：（關心的問）你吃飽了嗎？

王：：吃飽了。

梅：：我眞怕把你餓壞了。你為什麼站在女生宿舍門口一下午？

王：：想見妳。

梅：：小玫不是出去告訴過你，我還不想見你的麼？

王：：她說過。她還說叫我安心，等妳找到一封信後，一定會和我見面，（眞摯的）可是我實在忍不住……（旋又問）究竟是一封什麼信這麼重要，非要給我看不可呢？

梅：：（臉紅著）你看了就會明白的。（說完遞了一信給王）

王：：（唸信）如果不是因為某一種的機緣來到這裡，北方，恐怕只出現在我的夢境裡。如今，「新月的詩人」悄悄地從我身邊溜走了；康橋的早春也在夢幻中消逝。愛梅，我是五月中旬離開妳們的，離開「蕉風椰雨」，薰人欲醉的海島，在這裡我嗅到了廣闊原野的氣息。「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這是何等壯麗的山川，我想，我會慢慢愛上這個地方。讀來信，知道妳已考上很好的大學，攻讀著妳最喜愛的戲劇系。我真替妳高興，並在這裡向妳祝福，期望著有一天能和妳長久的相聚，因此，我在誠摯地希望著，妳能嫁給我的哥哥……（王傑夫讀到這裡就停下來，他已明白于愛梅叫她看信的原因）少女情懷總是詩，這封信寫得好美，她是妳最要好的同學嗎？

梅：：是的，高中時候的同學。她父親和哥哥都在韓國。目前，她們家在那邊經營著很大的生意，她一直希望我能嫁給她哥哥……

王：：妳為什麼不嫁呢，這件事，老師和師母知道嗎？

梅：：（搖頭）不知道。（頓）傑夫，你大概還不知道我的故事吧。現在讓我告訴你，

(王傑夫靜靜地聽著)

梅：在二十年前，我的親生父母死在八三三的砲火裡，那時我才兩歲。我現在的父母正在金門戰地服務，便收養我，把我從不識人間悲苦的年紀扶養長大。我要什麼他們便給我什麼，要怎樣也從不違扭我的意思，直到現在還是這樣，視我如己出，疼愛有加；連一句重話都沒有責備過我。現在，他們快老了，你說我能忍心離開她們而出走嗎？傑夫，在你的誤會尚未澄清時，因為我愛你，所以非常的恨你，現在事情已經明白，也是我非要向你表明心迹不可的時候了。同學的哥哥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談話沒有超出三句，而我真正愛的是你呀，(臉紅起來)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如果你向我求婚，我也一樣要拒絕的。因為我愛我的父母，我愛他們，我永遠不願離開他們……

王：(誠摯的)愛梅，如果我把我的父母也接到台灣來住，你是不是願意嫁給我呢？

梅：(未料對方會說出這種話來，一時怔住)你，

王：我的父母是在抗戰末年，流浪到美國謀生的，現在他們已經到了「落葉歸根」的年紀了，他們也這樣時時在念著。

梅：(高興的)真的是這樣嗎？

王：是真的。我也好愛于老師和師母，我也不願意離開他們呢。

梅：真的。(她重覆著，因為一時的喜悅竟主動地去吻王)

(于德富和于妻一同走上，二人都換了新衣，于穿著一襲畢挺的西服，奐然一新面目，手裡還拿著一朵玫瑰)

梅：(訝)爸爸，媽。

王：老師、師母。

于：(立刻將女兒擁在懷裡)愛梅，我的好女兒，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于妻則將王傑夫的手牽著)

于妻：(問)傑夫，你真的願意做我家的女婿麼？

王：(點頭)願意，師母。

于妻：那你怎麼不改口叫我呢？

王：我，(不覺忸怩，但終於叫出)媽。(又對于)爸。

于：(快樂的)傑夫，你應該知道我和你師母，哦，不，現在應該說是媽了，都好喜歡你呢。

王：我知道，我會和愛梅一樣孝敬你們。(頓了一下，忽然想起)而，最重要的是愛國。

于：(高興的)對嘍。

(這時，後台好像有人在探首向他們望來——)

聲：快來，大家快來恭喜他們……

(頃刻之間，于成、李文、范台生、陳小玫、張瑪麗等人一起走上來，他們唱起「祝新婚歌」)

恭喜、恭喜，

恭喜你們結成枝連理，

從此開創新的天地，

願你們地久天長永不分離，

把甜蜜的爱情一直持續到底，

為國家社會生產好棟樑，

為民族養育優秀的兒女，

看花好月圓，

這景色多麼美麗，

請接受我們衷心的祝福，

莫把今宵忘記。

于成：(唱完便調侃起于)喂，教授，你穿著大禮服，又拿著玫瑰花，真好像在三十年前求婚的樣子。

于妻：(臉紅著)于大哥，花是待會兒排戲要用的道具，換新西服是為了準備明天一早到總統府參加升旗典禮

于成：哦，原來如此。

于：(瞥見陳小玫便走過去)小玫，謝謝妳打電話把我們叫來，讓我們聽見了愛梅的真心話。

小玫：(羞著對一旁的于妻)師母，妳看見他們(小聲)接吻嗎？

(于妻快樂地笑著點頭)

范：(在旁)我知道妳在說什麼？我也看見了。

女生乙：(問范)你們看見什麼呀？

范：現在還不適宜告訴妳。

女生乙：(撇嘴)什麼了不起的秘密……

(忽然有人在落幕)

導：(大叫)不要落幕，老師還有話要說呢。

于妻：（問）你要還說什麼？讓他們排戲吧。

于：不成，很重要的事。

（立刻有人抱著一藤袋的信件走上）

于：（從藤袋中取出一疊信來，然後語重心長的）各位同學，你們看，自從我們在台北市的社教館演了幾場「柳條長」之後，我們便接到了將近兩萬多封愛國觀衆的來信。每一封信都寫得非常令人感動。因為他們熱愛國家，他們希望我們經常有這種水準的演出。看來我們的努力和心血沒有白費，獲得了這樣熱烈的迴響，這也是我力主演這齣愛國意識歌劇的目的。畢竟我們的國家擁有著多數愛國的國民，不但看過的人，幾幾乎都寫了信來，就連沒看的人也寫信來鼓勵我們。你們要知道，國家是一個群體集合共謀生存的個體。羅曼羅蘭說：「國家如巨廈，個人則是構成此巨廈的一磚一石」。愛國是人類最高行為、情操的表現。愛國是集合高尚、誠實、正直、勇敢於一體的最極致的發揮。設若一個國家的國民，人人皆愛國家，進而愛他人之國，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庶幾才能達到世界大同的佳境。

（全台靜靜地聽著）

于：（繼續）當國家有難之時，為國民者，皆能奮不顧身，努力共赴國難，即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心念，則一國國民的精神自然便會發皇，而國勢也就日強了。在近代史中，我國的對日抗戰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使我們至今記憶猶新。法國在法皇路易十四之時，法國以廣寬的國土，衆多的人民，而無法征服一個叢爾小邦的荷蘭，就因為荷蘭國民艱苦卓絕，發揮了愛國心的緣故。更由於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密切，愛國其實即是愛同胞，國民如果人人愛國，豈不是也就等於愛了自己，和愛了自己組成的家庭麼，試問世界上有沒有不愛自己的人呢？一國的歷史立數千年而不墜，便是由其國民的愛國心所寫成。如果中國人不愛中國的話，我們的民族又怎麼能在地球上生存了五千多年？因此我相信，中國人都是愛中國的，同學們，既然我們都是愛國的份子，就讓我們好好團結在一起為我們的國家，目前偏處台灣的困境而努力奮鬥吧。（看見全台的人都沉默感動的表情流露在每個人的臉龐上，不禁大為安慰）感謝你們這麼耐心聽了我這麼冗長的講話，顯然我已違背了林語堂博士的演講原則，他說：「演講詞要像少女穿的迷你裙，愈短愈好。」不是嗎？

（大家都笑起來）

瑪麗：（突如其來地拉著羅勃走上）老師，羅勃也想去總統府參加升旗，不知可不可以？

于：（連忙）歡迎，歡迎。

羅勃：（望見王傑夫）恭喜，傑夫，聽說你是老中了？

王：謝謝。

男生甲：（在旁）看來，你想做中國女婿也真不容易呢。

羅勃：怎麼說？

男生乙：（插口）因為除了要愛瑪麗，還要愛我們中國。

瑪麗：（叮嚀的）聽見沒有？羅勃。

羅勃：這是當然，我一定會努力的。

王：（這時突然想起）對了，我要去打電話叫傑米和蘇茜也一齊去參加升旗。（說完牽了子愛梅下）

（于德富去找了一個花瓶來——）

于：珊珊，花瓶裡沒有水呢？

于妻：我去裝。（接了花瓶和花）

于：（又問導）演員應該化粧了吧？

導：是的，老師要不去看看他們？

于：好。

（二人一齊走向後台）

范：（一時興起，走到舞台的強區，模仿于德富的聲調和動作）各位同學，你們，第一要愛國，第二要身體

好，第三要有學問，我就答應把女兒嫁給他……

于妻：（從側幕探出身來）要命，愛梅的爸，你那有這麼多女兒啊，（一面用眼去尋找自己的丈夫）咦，你們

老師呢？

小玫：（笑著）師母，不是老師，是范台生。

于妻：哦……

小玫：（責范）你這樣沒禮貌，老師是會生氣的。

范：（挺有把握）老師才不會生氣呢，他今天太快樂了。

小玫：你怎麼知道？

范：妳沒看見嗎？他今天穿得好漂亮，（語含弦外之音）

（于德富正走上來，大家都一齊看他）

于妻：（發現）哎喲，我的天，你怎麼把我的綉花拖鞋也穿出來了？

于：啊，（低下頭去，臉紅起來）對不起，出來得太急，我穿錯了拖鞋，又忘了換皮鞋了……

（全台一齊笑著，擠過來看他腳上套著的一雙綉花鞋）

（舞台工作人員開始搭「旅館套房」的景）

幕落。

尾聲

幕尚未啓時——

于聲：（在大幕裡問）戲劇指導，可以了嗎？

導聲：可以了，（吩咐）拉幕吧，（敲鑼）

幕啓，是一間設計非常現代化的「旅館套房」。

時間在旖旎的黃昏，室內燈光明亮。從面對觀眾的玻璃窗上，可以看到佳樹山景。白色花邊的窗幔低垂著，顯出一種畫廊人靜晚風微的氣氛。浴室和上場門分設左右的中間，一張雙人床和一張長沙發作了主要的道具。另有配著一面鏡子的摩登梳粧台，是供應女客人用的。還有一架蘋果綠色的電冰箱；一隻痰盂就放在冰箱之旁，等於是舞台強區的地方，十分搶眼。

一會兒，我們就聽到了用大鑰匙開門的聲音。

杜台生飾演的服務生，領著扮外國觀光客的王傑夫上。他裝著假鼻，戴一頂旅行軟帽，脚下是一雙名牌運動鞋，懶懶地拎著行李箱和一把晴雨傘；一看便知是去觀賞哪兒郊區的風景才回來。服務生退出去時，他不斷地打量著房間，一個人顯得既開心又厭煩。

王：（使用流利的英語）Alas, peace and quiet. （把行李和傘隨便一放就坐下來）I wander who invented traveling. Traveling agencies ripping us off and we get all the fatigue, seeing things in such a hurry. （又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責問）Finding such a gentleman as I being hustled off to watch strip shows in TOKYO. （然而脫了上衣，把它掛列衣櫥裡）I hand't had a day of relaxation since the time I went on plane. But I do have now. （說完走入浴室去，下）（哎呀，總算可以清靜一下了。旅行、旅行，這是誰發明的什麼撈什子玩意兒。旅行社賺錢，旅客受罪，一路上吵吵鬧鬧的走馬看花。王傑夫呀，王傑夫，你究竟看到了什麼？在東京，居然還被人誘惑著去看了一場光屁股的女人跳舞。像你這麼高級的人士，是去看那種下流戲的人物嗎？……唉，幸虧總算清靜啦，真是不容易，自從上飛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得到過清靜咧。

（于愛梅裝著假鼻，扮外國的女觀光客上）

梅：Hum, not so bad a room, and with such a cute mirror. Swell! （她向鏡子端詳著

自己，又打開皮包向臉上撲粉，然後自問) Now, what should I do in such a beautiful room. (想，然後又) First I will write a letter home. Second, I'll take a bath. Third, I'll have dinner. (遠方傳來山地的歌舞聲) And lastly I shall go see the aborigines' year end harvest festival dance. (於是她取出航空郵箋和筆來，一面寫，一面嘴已唸著) Dear mom and dad, I am in Taiwan now. I was too playful and so I wrote now after two days. I'm sorry if I got you worried. Here I am in a hotel in whawlian..... (唔，這個房間還不錯，哎呀，還有一面這麼漂亮的化粧鏡，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住在這麼舒服的房間裡，我應該做些什麼呢？對嘍，我應該先寫封信回家，然後再洗個乾淨的澡，然後吃晚飯。然後再去看豐年祭的山地舞。親愛的爸爸，媽，女兒已經到了台灣。對不起，因為貪玩，晚了兩天才寫信給你們，讓你們掛念，現在我是在花蓮的一家旅館裡.....)

(王傑夫突上)

王 .. (訝異的，却是顯得很高興) Hey Jeanny how come you're here. (噢，珍妮小姐，妳在這裡?)

梅 .. Yeah, and why are you in the bathroom? When did you come in? (是啊，你怎麼跑到浴室去了?是什麼時候進去的?)

王 .. Just a while ago. (看見梅停下筆時) go ahead and write, any way that desk is of no use to me. (剛才。妳寫，妳寫，別客氣。反正化粧台對我又沒有什麼用。)

梅 .. (帶著狐疑的神色)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是說.....)

王 .. I say, how's my room, not bad eh? (弦外有音) Except I'm a bit lonely here. (她又立刻) I knew you'd come here to write your letter. Isn't it that you write a letter home whenever you stop in a place? Confucius says One doesn't travel far when one's parents are around. It travels, there should be a direction. Chinese are one ones in the world who stress most on respect to one's parents.

I think you'd be courted off to be their daughter in law. (我是說，妳看，我這個房間還不錯吧?就是一個人，怪冷清的。我就知道妳會跑到我這兒來寫家信;妳不是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寫信給家裡的麼?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講究孝心的民族，像妳這樣，我真擔心會被他們追了去當媳婦呢。)

梅 .. Jeff, are you making fun of me? Just in which room are you staying in? (王傑夫，你在嘲弄我嗎?我問你，你住幾號房?)

王 .. (取鑰匙看) Number six. (六號房)

梅 .. But that was the number I was fold. (櫃枱怎麼說我也是六號呢?)

王 .. (大聲) You are six too, Have you made a mistake? (妳也是六號? 妳搞錯嘍。)

梅 .. I didn't make any. And I ain't deaf. This was the number I kept telling myself while walking up the stairs. (沒有錯, 我耳朵並沒有聾, 為了怕弄錯, 我還在心裡一路念著上樓來的。)

王 .. Alright, I'll go ask. (下) (我去問問櫃枱)

梅 .. (目送王的背影) Jeff, what the hell are you up to? (她坐著, 神思有點不屬)..... (王傑夫, 搞的什麼鬼。)

(王又上)

梅 .. (問) What did they say? (櫃枱怎麼說。)

王 .. They said they hadn't made a mistake. It's the traveling agency. They'll think up something for us. (櫃枱說我們都沒錯, 是旅行社弄錯了, 他們會給我們想辦法)

梅 .. Then we'll wait for their solution. (輕鬆一下, 就輕輕哼起歌來, 才哼了兩句) How come they're not here yet? (那麼, 我們就等他們來解決吧。怎麼還不來呢?)

王 .. They'll be here right away. (忽然) What if they don't come up with something..... (馬上就會來的。如果想不到辦法的話.....)

梅 .. (接口) Then it's trouble. (那就糟了)

王 .. (看看床和沙發) It's of no trouble to me. (其實對我也不會有什麼糟。)

梅 .. Why not? But there's only one bed. (忽然恨恨地明白過來) I see, you're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me..... (為什麼不呢? 這裡只有一張床呀。我就知道, 你在想佔我的便宜.....)

王 .. I'm trying nothing. (我沒有)

梅 .. Oh, yes you are. you asked me why did Julie fell in love with Romeo. You want me to go with you to the Green Grass Lake. (有。你就問過我, 茱麗葉為什麼愛上羅蜜歐? 你還要我陪你去遊青草湖。)

王 .. I never said that. (我沒有那樣說)

梅 .. Bot thats what you've got in mind. (你却有那樣想)

王 .. I'll bet you've the same in mind. (其實, 妳也是那樣想著的)

梅 .. How come you're so sure? (你怎麼知道?)

王 .. It not, then why did you join in the same traveling trip and stayed in the same room with me. (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我參加這個旅行團，妳也來參加呢？而且還訂了一個房間?)

梅 .. Why you. (你……)

王 .. (做手勢阻止她) I guess even the agency knew what we're all about because we were fighting all the way on trip and so they put us together. Since couples often argue with each other. (我猜想，旅行社也知道我們是什麼，才把我們安排在一起，因為我們在路上太會爭吵，夫妻才會常常吵架的)

梅 .. (認為受了侮辱) Oh, yeah? (拿筆丟去王) (真的是這樣嗎?)

王 .. (躲) Oh yes, naturally. (不小心一脚踏入痰盂裡) See! We're fighting again now. (完全是，自然是，妳看我們這不是又吵架了麼。)

(服務生上，他會說洋經濟的英語)

服務生: (幫助王把腳從痰盂拔出來)

王 .. Ooo ouch! (哎喲，哎喲)

服務生: I'm sorry, we don't have any more room. Just do the best you can. (對不起，我們沒有房間了，請你們將就一下吧)

梅 .. How could we? You Chinese are supposed to be conservative on such issues.

We're colleagues but not married. If we are spending a night together, what will they say behind our backs? (什麼?這種事能將就嗎?你們中國人是最講究貞操觀念的，我和他雖是同事，但我們並沒有結婚，如果晚上住在一起，明天旅行團的人會把我們看成什麼?)

王 .. (先發制人) She's right. No way. Not when my reputation is at stake. (是啊，談到名譽，我也不幹呢)

服務生: Mister, I know you don't mean that. You even told our manager that it's alright and you wanted only some discounts. We have studied that we can give you 20% off. (先生，你口是心非，你剛才還跟我們經理說，只要能夠打折扣就行，我們研究過，可以給你們打八折優待)

梅 .. (向王) Jeff, I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have in mind. (又向服務生) Not to say

of 20% off, I won't do, not even if it's free. (傑夫，你想什麼好事？別說打八折，就是免費招待我也不幹的)

王：(氣的獨白的) Which dickface told this boy about this. (那個癩蛤蟆，怎麼把這個事告訴服務生了)

梅：(聽見不悅) Who is a dickface? eh? (你說誰是癩蛤蟆?)

王：I am talking about their manager. (我說他們的經理)

服務生：Here comes our manager. (好像來了救兵似地)
(我們經理來嘍)

(范台生扮的經理上——的確很像癩蛤蟆，他禿著頭，瞪著兩隻蛤蟆眼，人又不高，却穿著畢挺的經理服，蠻像那麼回事的)

經理：(也是洋經濟的英語) Sorry. I overheard your discussion. Mister we've discussed this before. One gets the bed and one get's the sofa. That's not so bad. After all, 20% off isn't a small sum. With that you can buy some souvenirs for friends and relatives. (對不起，我聽見你們的吵聲。先生，我們不是商量過的嗎？你們一個睡床，一個睡沙發，並不壞呀，八折優待不是一個小數目呢，你們可以買些紀念品送親友了。)
(二人想想也是)

王：Well then Jeanny, you get the sofa and I get the bed. (那麼，珍妮小姐，就請妳睡沙發吧，我睡床)

梅：No way, you get the sofa and I get the bed. (不行，你睡沙發，我睡床)

王：Just the other way around. (你睡沙發，我睡床)

梅：I get the bed or no deal. (你睡沙發，我睡床，否則，我不幹)
(啞場——齊僵在那裡)

服務生：(向經理) There's only one solution now. (我看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了)

經理：(問) What's that? (是什麼辦法?)

服務生：Both gets the floor to be fair. (兩個人都一齊睡地板，那就公平了)
王：What kind of a solution is that?

梅：(同時衝向服務生)

What (什麼?)

(你這是什麼餓主意?)

經理：(連忙以手制止別吵) There's another way. We'll arrange the marriage ceremony right away. (指窗外不知什麼時候升起的好大好圓的月亮) You see, matching together loving couples in this romantic season is one of our tradition. We'll give all the help and service you need. (還有一個好辦法，我馬上去請法院的人來辦公證。你們看，趁此花好月圓的時刻，但願有情人都成眷屬，是敝國一向的風俗。我們會不辭辛勞為你們服務的)

王：(大搖其頭) We've traveled thirty six countries and had only one view uncommon now. So how could we get married. (我們一起旅行了一三十六國，到現在只有一個觀念是相同的，你叫我們怎麼結婚?)

經理：(問) And what view is that? (是什麼觀念?)

王：(答) Taiwan's scenery is absolutely gorgeous and the people are so hospitable and friendly. (台灣的風景好美，人情味濃厚)

梅：(忍不住也附和著) Yea I feel the same way. (嗯，是的，我也這樣認為)

經理：So there's hope on your marriage. (那你們不是有希望了麼?)

王：(想想，興奮起來) That's right! (是啊!)(隨用洋經濟的國語說著)希望明天會更好。

經理：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

王：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謝謝!)

(于愛梅先是有點懂，忽然明白之後，立刻害羞起來，衝出門外，下)

王：(追) Jenny, Jenny! (下)(珍妮，珍妮)

(後台傳來于愛梅的嬌嬌的應聲)

(服務生看著經理——)

經理：Don't you worry, after a while they'll come right back together. (你放心，待一會，他們就會一齊進來的)

(果然，王傑夫和于愛梅手牽著手一起進來了)

(經理和服務生鞠著躬下)

(掌聲起時，許多人都一起擁到台上，擁著于愛梅和王傑夫，唱起「明天會更好」的歌)

(范台生、杜台生也重新走出來——)

衆 唱：輕輕敲醒沈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孤獨地轉個不停，

春風不解風情，

吹動少年的心，

讓昨日臉上的淚痕，

隨記憶風乾了。

抬頭尋找天空的翅膀，

候鳥出現它的影跡，

帶來遠處的飢荒無情的戰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飄零，

燃燒少年的心，

使真情溶化成音符，

傾訴遙遠的祝福。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這夢兒是你我二人共有，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為明天獻出虔誠的祈禱。

誰能不顧自己的家園，

拋開記憶中的童年，

誰能忍心看他昨日的憂愁，

帶走我們的笑容，

青春不解紅塵，

胭脂沾染了灰，
讓久違不見的淚水，
滋潤了你的面容。
輕輕敲醒沈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孤獨地轉個不停，
日出喚醒清晨，
大地光彩重生，
讓和風拂出的音響，
譜成生命的樂章。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的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這夢兒是你我二人共有，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歌畢，女生乙領陳小玫扮裝的老婦上）

女生乙：（調皮的）老師，有位老太太來看您。

于：：：噢，老太太，您好。

小玫：（老腔老調的）教授，你們在做什麼呀？

于：：：我們正在排話劇，準備春節勞軍。

小玫：噢，這太好了。你看我演的好嗎？

女生乙：（吐味笑出）……

于：：（才發現）啊，小玫，原來是你。是誰叫你演老婦的？

小玫：是戲劇指導分配。

范：：（大聲的問）小玫，妳沒搞錯嗎？

小玫：：沒有錯，我演你的……

范：：媽！是嗎？

（衆笑起來）

聲：：（突如其來）小心，有老鼠。

瑪麗：：（尖聲大叫）啊——

小玫：：快救我，胖哥，（跑到范台生身旁求救）

范：：不要怕，我來英雄救美。（正想抱玫時，因為感到老鼠在自己腳下，不由大叫一聲）啊！（竟跳到陳小

玫身上，被小玫抱了）

小玫：：（氣）是你救我？還是我救你呀？

范：：（赧然）哦……

（衆大笑）

——幕 落（全劇終）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於大直——